

道德經白話解說序

老子者道德開始存神過化無始無終一大至人也孔子者生民未有教集大成無古無今一大聖人也江神童希張者則又廿世紀穎悟絕倫天人交徹無中無外一大解人也唯大解人知大聖人唯大聖人知大至人老子之學歷數千百年無有知者關尹莊列淵源相承具體而微厥後一變為陰陽家而老學失再變為符籙家而老學失再變為執着丹術家而老學又失此後老子之真面目遂蔽于迷雲暗霧龍之一鱗一爪不得復觀矣知希之歎當時已然又何況數千百年後耶孔子者深知老子者也觀其猶龍

道德經白話解說序

序

一 天龍真印

一讀已將道妙精神曲為傳出不可謂非老子天涯海角神明相交之一知己也孔子之學歷數千百年亦無知者自顏曾端木冉閔宰我有若以及思孟接授薪傳各得具體外餘各就其性之所近得其一體厥後一沿為訓詁學而孔學晦漢學各守一家成說食其糟粕而遺孔學精華再沿為空談性理學而孔學沿為詞賦學而孔學晦唐詞賦則又其糟粕而遺孔學精華又晦性理之學註釋而空談則實事且非孔學本旨說論語全篇自見此後孔子之學遂至一落千丈同入於迷雲暗霧麟之一角一趾亦不得復觀矣夫孔學老學既已同蔽於迷雲暗霧一鱗一爪一角一趾不得復觀而後之學孔者唯宗訓詁詞賦空談性理學者唯宗陰陽符籙執着丹術復於

迷雲暗霧暗霧朦朧中冀得觀孔之麟老之龍則孔老之一鱗一爪一角一趾將永墮於迷雲暗霧無復得觀之一日不幸後人不得見其一鱗一爪一角一趾於迷雲暗霧暗霧朦朧中惟知漢唐以來諸學以為孔老之真也又不幸後人不得見其一鱗一爪一角一趾於迷雲暗霧暗霧朦朧中惟見漢唐以來諸學以為孔老之真而因以詬訾孔老而致開罪於孔老也夫後之宗孔老者無加於孔老詬訾孔老者無損於孔老均不必論而其同在迷雲暗霧暗霧朦朧中不得見孔老之一鱗一爪一角一趾則皆然也江童者孔老數千百年後一大解人也既已撥雲披霧破漢唐以來諸

道德經白話解說序

序

一 天龍真印

學之舊巢上窺生民未有至聖之堂奧又復大聲疾呼喚醒羣迷木鐸振處忽爾獲視門牆之高宗廟百官之美富唐虞精英雖然並陳三代制作斟酌不遺尼山風規宛在目前不惟見麟之一角一趾麟之全身畢現於前江童註四書白話解說不拘漢唐以來諸解經二千餘年所未發江童可謂數千年來智足知聖之大解人矣而猶未也江童既已撥雲披霧以推測孔子之大識力又進而窺測無始無終塊然獨立視之不見搏之不得之老子以其無名可名無象可象八識田中五蘊界內非所能測於是觀以天而不雜以人察以神而不揉以意以己之心印孔之心以孔之心印老之心遂能執孔子從心之矩量老子

無名之機劃然中開天度畢悲片片之老凝爲紫蓋露露之氣結爲玉局上達碧落下透虛淵大周六合細入微塵青牛氣廻處處兩關飛龍行空人人天國開宇宙未闢之天地開世界未開之大同嗚呼江童可謂精於孔並精于老矣精于老並善于解老者矣惟其善于解孔故能善于解老惟其以孔解老而不以漢唐以來之老解老並不以關尹莊列之老解老此其識解卓越可謂老子以後獨得其真者矣自有此解而老子之真精神遂現全幅于世界吾知此後萬國人人心中將必有一老子之印像皓然巖眉當乎其前以開大同之先導而全球萬國將必共慶有一道同德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三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之一曰老子筆其學于數千年前江童開其學于數千年後母亦天屈午運之中將開大同之盛必待時機已到而始發洩而江童者稟天地之精英河嶽之靈秀適當其會以開大同之基礎耶夫老之與孔其始本異形同氣息相通也當其適周觀禮聖聖相遇問答移時歡若夙契臨行贈言殷勤致詞吾知此時老子心中唯有一孔子孔子心中唯有一老子心心相印有同揆矣然而千百年來言孔者薄老言老者薄孔何也則以宗孔者知宗孔之博不知宗孔之約知宗孔之費不知宗孔之隱宗老者知宗老之虛不知宗老之實知宗老之無不知宗老之有故也蓋老子之學天

學也而無人學孔子之學人學也而兼天學老子之言人學從天以推人孔子之言天學從人以推天從天以推人故其說簡從人以推天故其說隱外若相背內則相通夫唯深於孔子之學明於天人之際者即深於老子之學者也孟子所以語語闢楊墨而無一語闢老子也此其義理沒數千百年無有發者有之吾於江童見之矣吾於江童之註道德經見之矣夫孔子之學萃於四書禮運江童既以白話註解之老子之學載於道德經江童復以白話出之從此四書禮運道德經等經將家喻戶曉燦然大明於世以爲萬國大同之鐵証近年晉督閻公錫山方倡孔老之真學以治晉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四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山西一省獨慶安寧富強漸臻且有大同景象其明驗也彼一孔之士竟有創爲論說刊印傳播謂孔子重仁義輕功利老子尚道德惡兵戰我國將來亡國滅種之慘皆數千年前孔老啓之是非將孔老之書盡行取消從根本上解決不能以富強云云此其肆言無忌自絕先聖吾不深恨實足大悲悲其誤認漢唐以來之偽孔偽老以爲孔老而不知孔老之真也若知孔老之真矣彼將頂禮拜禱之不暇與晉督閻公取一致之進行又安出此惡言哉江童道德白話註解書既成江蘇大道德家葉君西亭慨然出巨資刊印於前直隸丁君立善等復繼刊印於後從此道德經與四書

禮運並流通於天下後世江重註書之功與葉君等刊印之力將與孔老之書並垂不朽云是爲序

民國九年夏歷七月日望直隸大名臨安張知容識

道德經白話解說

序

五

五

道德經白話解說自序

幸生世界進化 器學發明的時代 永有輪船 陸有火車 騰空有飛機 沉水有潛艇 直是五洲如一家 萬國如一室 況且便的用的 看的聽的 一切的機器 沒有不便 利不精美的 有多樣幸會 有多樣快樂 我飲水思源 不能不欽佩感激發明器學的先哲 雖然 發明器學的先哲 是福國利民的美意 並沒有害人的惡心 不料想有倖毒不仁的人 竊取器學的功用 造成毒鎗毒砲 殺戮天下同胞 一切大器學家 雖有妙手靈心 不但無可如何 還爲他利用 助他製造凶器 這一切精美機器 不但不能抵制鎗砲 並給他運兵載餉 傳達消息 照這遠看來 是幸福反成禍殃 進化反成了進毒 進化到極點 便將同胞都進到槍林彈雨裡去了 呵呵 這幸福還享得呀 這進化還進得呀 竊知發明物質文明的先哲 靈魂有知 不惟痛恨製造槍砲的人 自己也必然後悔 蓋聖人教育天下人 必先教人有道德的知識 然後教人有技能的知識 技能不只是製造 凡有變詐由於機巧 則技能可以助道德 道德借技能而益彰 道德彰天下自然太平 不教人以道德 先教人以技能 則技

能助人情欲而道德壞

凡天下有技能而無道德的人 必流道德亡 故能助

道德壞天下自然要亂

這是近數百年來 天下變亂的大病

源 小隱痛在心 前已略說一二

但因潮流所趨 不敢詳

言 怕是說了無益 徒自取辱

今年八月天氣和平 又正

註完了道德經 上泰山告成

登頂四望 看見那愁慘陰凝

的氣 遮空蔽日 聽得那悲號哀泣的聲

動地驚天 不覺

心痛目酸 實係不忍緘默

乃向道人討了筆墨 一字一淚

的信手將心事寫出 敬告天下同胞

就是說我喪心病狂

也所不辭 譬如虎豹兇象諸猛獸

他凶悍的勇力 比強盜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七 奉天四庫印書館印

利害着百倍 爲害比強盜却小着萬倍

要有人教給他技能

授給他槍砲 必然將人類都吞吃了

還飽不了他的慾望

所以有道德的人 技能擇人而授

不肯輕傳 像達摩的

拳術 道家的劍法皆是 豈是各教

豈是不願欲人有技能

蓋預防後患 不得不小心

所以大學說 物有本末 事

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就是說道德爲本 物質爲

末 道德宜先 物質爲後

格物的物是物欲非 我國開化最

早 聖人迭出 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皆是神化

不測的人 或造農器樂器治水器

或造璣璣 或造指南針

或以材美稱 或以多聞稱

爲全世界製造的鼻祖 此外若愚

仁義的空言 不研究聲光電化的實用

化 經書也發明聲光電 就是先

將民的道德培養好了 然後纔教民技能

三代下以愚民爲家 暫時

教之 二販衍狗用 這是我國聖人以道治天下

不得不的

辦法 歐美不察 乃竟笑我國的學說迂腐

我國學說迂

腐 今日世界變亂到極點 敢請大器學家

造個機器出來

救一救 雖然 這兵禍也不是物質家的過錯

假使當日道

德合物質并行 今日何至有此奇禍

然而歐美見我腐敗現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八 奉天四庫印書館印

象 笑之也宜 獨怪我黃帝神明的子孫

孔孟中正的教徒

竟撥拾西人殺人學說的牙慧 竊取西人殺人機器的皮毛

將我二帝三王 孔曾思孟 治天下的大經大法 一筆抹

煞 直視同砒霜鴆毒 何其迷惑一至於此

不知我道學不

惟可以救我國的貧弱 並能救歐美的禍變

這不是空言所

能的 必造成一神妙不測的道器

纔能抵制兵戰的凶器

小子 前著息戰論後 就想製造 乃精思苦研了三年

不惟無

法 也沒有料 今年春 楊獻廷先生 講太上之道

說太

上的道氣已動 宜及時研究道德經

又適值劉笠青先生

將所著善言寄來 是善與人同 大公無我的意思 於是我
本這宗旨 也取道德經來看 及看到大制不割 並無名之
實這二句 就恍然大悟說 法仔合材料 盡在這裡呢 因
事體重大 於是學讀聖默德的齋戒沐浴 清貞了身心 又
學基督教的禱祝 求了上帝 又從論語上得來孔子七十歲
用的矩 子游在武城使的牛刀 又從佛經得來妙觀察智成
所作智的法則 大制不割的法 造出器來 人不覺
的 再加以佛法 造的器能適用 然後用佛法觀察天
下的形式 看准了天運正午 地氣已開 用孔子的矩仔
量老子無名的樸 量准了這樸 雖渾然一體 前人就像用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九 奉天國東亞書局印

化學的法子已化分開 成了兩大部分 八十一小段 且經
製造家百餘人 任意造作 大匠造成大器 小工作成小器
好歹不必論 此時皆不相宜 幸這樸是神樸 雖為匠人
鑿而小之 却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又能返還元質 渾淪
完全 我因此又驚又喜 不敢動手 於是攝住妄想 專一
了氣 形如槁木 心如死灰 覺天和已至 神已來舍 乃
與神遇 而不以目視 拿了牛刀 信手而割 較庖丁給文
惠君解牛 還神妙的狠 解完一看 仍渾然一體 是君子
不器的器 又細細的看 却無形而有形 也是分為兩大部

八十一小段 蓋用刀時 批大卻 導大窾 因前人的固
然 所以也同前人數目 惟形式及用法 皆合前人不同
雖不及前人的精妙 然却適合今日的用度 其形式前半部
陪省老子所騎變化飛騰的青牛 後半部有似孔子坐的中庸
上所說同軌的車 前半部主運行 牛力極大 凡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 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 有血氣的地方皆能到
後半部主裝載 車中空間極寬闊 凡詩書易禮春秋孝經
論語學庸孟子 聖賢的一切經傳皆能載着 又格外加上了
點諸子百家 二十四史 以備參考 惟小子因時勢的關係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一〇 奉天國東亞書局印

於萬卷書中 拋棄了小康的糟粕 騰寫出大同的精華
這牛車到的地方 發出祥光 and 氣 結成仁義道德 自然國
安民樂 真好寶器 人人見了喝彩稱奇 獨有一個不懂事
的朋友說 你造的這道器好是好 何不請位人坐在車上演
說呢 我就答他說 第一輛的圖上 你看沒有人嗎 但器
成以後 我又愁着一牛一車 如何能遊行過天下來 適幸
遇葉西亭先生來寓 見了甚歡喜 集起資本 在上海請人
仿造了一千個 皆是合這一樣一樣的 但小子沒入過專門
的學堂 沒有研究過器學 不明瞭物理 不明白製造 造

的不定適用不適用 謹敢貢於各國 求大器專家指教指教
為幸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 也要預為聲明 如果不適用
自不必說了 倘有用的 將來天下太平了還要收回 因為
老子無名的模 早已說是大制不割 小子不忍全球變亂 竊
取了來 強造成道器以救世 用完了仍還原質 將無名的
模歸還老子 是不敢久假不歸的 還要昭大信呢
中華民國八年夏正八月十五日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

道德經白話解說

自序

一 二 三天開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條例凡九

- 一、註書宗旨 以昌明道德 消弭戰殺 挽回世運 救正人心 為惟一宗旨 前著息戰 大千圖說 四書白話解說 禮運白話解說 早已明陳 今本書自序又詳細說明
- 一、逐字講解 提出難解的字來講解 凡前已經解了的後就不再解
- 一、全章講解 講解全章的意思 用口氣傳達出來
- 一、全章演說 自抒己見 發揮經義 遇着於現今世道人心最有關係的 又格外剴切說明
- 一、全篇演說 是統起全篇來發揮發揮
- 一、全經演說 是統起全經來發揮發揮 前註四書有全篇全書演說 註道德經 也是要有的 乃註完上篇就將近二百頁 再註上三篇大演說 似覺連篇累牘的太繁冗 於是就將上篇的意思 發揮到第三十七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上篇演說看 將下篇的意思發揮到第三十八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下篇演說看 又回來看第一章的演說 包容全經的大意 就可

道德經白話解說

條例

一 二

三天開東印書館印

當全經演說者

一、全書讀法 本書雖然註的淺俗 然却本着經義 不敢

格外生枝 至演說是 小子 獨抒己見 願自信不是迂腐

無用的說法 諸君子看的時候 請先將厭惡舊學的心

去了 因為一有厭惡的心 不惟 小子的話格格不入

並先聖無上哲理也看不到 人心不在焉 還食而不知

其味 況說存厭惡的心嗎 這道理我嘗試過 今五月間我

友沈得一君吃飽 繼三因他自力不佳 將最精美的美食送他吃 我放

意的說 這食品既敗的便 他也不品滋味 急吐出來隨着我說飯敗的

很 謝三並未大笑曰 這是一切惟心 但你不信是 所以必須將

甜是酸 就隨着聰明人說糊塗話 不聽我的話嗎 所以必須將

厭惡的心去了 我着當最新的學說 平心和氣的看

或者有點道理 如果細心看了 再毫無理由 就是指

責唾罵 也是願樂欲聞

一、後日擴充 本書註成後 打算譯成英文 再分送各

國 乃同人急於公世 沒有等的 如有大英文家譯成

外國文字 歡迎的很

一、註書依據 本書多半依據明季通儒張蕭萑先生的老子

說略 又參以己意演成白話 至演說是 小子 自己的意

思 因先生所註簡略的很 且係文言 於講解經文以

外 沒有甚麼議論 且說要盡依據前人 又何必註書

呢 但我既然採取了先生的舊解 不能不聲明出來

併將先生的道德學問 也一全說給天下人聽聽

先生明季貢生 其父仕明有氣節 清兵至濟陽 中樂與敵死之 先生

痛憤極 因家貧 切實研究有用道學 意將以大有為也 乃遇

康熙帝英明仁厚 天命有歸 先生後天而奉天時 是以湯武起義之

未敢強為也 然其身不向北坐 月自號曰為老 以示未能與進退

不為為子之意 日其子孫終清之世 非無應子試者 即其及門

亦多有以文章學問名世 而不求仕進者 當是時也 南方文字獄方

先生知畏其神 乃深自隱晦 所著第一本朱子 以忠君身上為大旨

而尤以三經知名 與李二曲顧亭林稱爲清初三大儒 其實先生學超

漢宋 真窺見孔子性與天道之奧 已入顏曾端木之列 使其得位行道

則諸葛武侯王文成公之道德事功 必能兼而有之 觀其本朱子也

不直曰本朱子 而曰遵家法以本朱子 家法者一家之私法 天下為家

之法 而非拘選所習大同天下為公之法也 其周易說略中同人卦 於

上九象 辭曰 君子本以大同為志 今同人於郊 雖无可悔 然於大

同之志 為未得也 此交甚似高巷 先生崇尚大同之旨 已昭然若

有 謂其誠則知非耶 且其字曰樸若 樸者 若後也 樸也者 思天下

有 謂其誠則知非耶 且其字曰樸若 樸者 若後也 樸也者 思天下

有 謂其誠則知非耶 且其字曰樸若 樸者 若後也 樸也者 思天下

子在太空中無有其麼作用 是無爲了 然因着有混合化合的作用 凡宇宙間的種種東西 推其原質 無有不 是因電子而構成的 是無爲更大有所爲 又無所不爲了 既至成了這樣東西 若無有溫度壓力的變更就不能再成一樣東西 這樣東西的作用則小 又不如電子原來的化合作用大 若仍無溫度合壓力的變更 是有爲就不能無所不爲了 且有化合作就必有分解 一一一分解完了 至分無可分之處 仍是電子 是有爲終是無能爲 還終是因於感爲了 再譬如有個良工 守着若千機器 坐在這步不動不靜 看若各機器的運行 這便是無爲 守着若千機器 坐在這器有運行不利的 便看是該上水該通火該用油 或該如何撥動 這便是有爲 並且是有欲無欲 說好丁微 機器就仍然動行 機器運動了 就仍回坐不動不靜 (不動不靜甚是玄妙) 不動是坐在這裏不行動 不靜是雖不動却管着一切機器 不是頑空的) 這便是有爲 却不執着於有爲 仍是歸於無爲了 要是執着到有爲 見這一圈機器不運行 就據着修理他 或是修理好了 還怕他再不行 在這裏看着他 那些就顧不過來 不走了的不走 走錯了度數的走錯了 亂七八糟的了 這便是執着有爲 就不能無爲不爲了 可見無爲是至神至妙的了 是有爲的體有爲的母了 世人說老子無爲是無用 阻人進化的 不但是不知老子不知無爲 並進化的道理也不明白 器學的進化 是從先天化成後天 有爲

道德經白話解脫

爲新學封神方技術士的異說 以及吾人清談浮靡 故爾無厭的惡漸 於是亂糟糟了 所以韓昌黎就開爲異端 宋儒不察 也隨着效尤 竟說 是老學毒於楊墨 到了今日 西人學道進化已到了極點 要語是強國的 有線如飛艇的快利 強過我國萬倍 要說是富國 製造的巧妙 實業的 發達 強過我國萬倍 我國雖然久已失了有用的真道學 又不明白器學 如何不相形見短 貧弱的幾至亡國呢 於是急遽之流 發了救國的狂 熱 也不分青紅皂白 竟將貧弱的大禍 推到老子身上 一唱百和 國若狂 沒有不看着老學像鴆毒一樣的 這道學真是退化到極點了 退化到極點 就又要進化 從此老子的真道學要進化 西人的器學要退化 退化要活看 不是消滅的說法 是不崇尙的說法 器學也要隨着進化 器學是道學的一部份 先前老子一部份的道 既能以教我國的戰殺 今日老子全部份的大道 必能以救全球的戰殺 這妙道還是小子從數年 前觀察好了的 竊願天下人人講道論德 隨着大道一同進化 要只知崇 尙戰爭 便隨着器學退化了 西儒發明器學 使天下人人共享物質文明 的幸福 小子竊願與好道之士 發明道 學 使天下人人共享道學文明的幸福呢

不尙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 使心不

三十五八三

猶索爾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猶索爾乎。是用單札的狗，用以祭祀，用了以後就殺了牠。真是

天地不仁愛，或生或殺，聽萬物的自然。拿萬物當狗，聖人不仁愛

而不枉屈，越動氣越出，多說一

些話反沒了法，不如守中道呢。

這一章是老子見天下的人民萬物，無論甚麼時代，無論甚麼國土，沒

空中旋轉，也不能自主，忽然旋轉到高處去，又忽然旋轉到下頭來，忽

皆是天地生的，有生不能無死，是天地生物的仁，正是天地殺物的不仁

物的時候，無論甚麼好，物都殺了，又像極其殘忍，所以說是對狗萬物

聖人順天地的自然，也是這樣，但天地也不是有心生物殺物，原來天地

間的道理，是一往一來，循環無窮的，天地無心運用，生物也不是愛物

殺物，也不是惡物，只是殺者培植者，聽萬物的自然，天地若有心愛

物，生而不殺，氣化便有窮盡了，所以人必要打破一切名色名智，虛心

守中，超乎天地以外，纔不為氣數所顛倒，隨着循環往來，盡老子預知

後世學道的人，必多誤會了經書，被經書所束縛，或分宗別派，或鑽研

文章，或為理障，或為法執，只作口頭上的工夫，書本上的道德，迂迂

腐腐，毫無實用，其下者更流為迷信，不能自強自主，依賴天地，仰仗

聖神，不知天地雖好生，也不能保護人，聖神雖慈悲，也不能救度人，

就是聖神仙佛教人的話，凡有言可說，有名可指，皆是一面說法，有對

待的，有好處就有壞處，佛說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孔子子欲無言，及

六言六蔽，皆是此意，於是乎不得不從本原立論，道斥天地聖人爲不仁

是殺人的迷信，依賴，說多言數窮，是破人的法執，守中是示人的歸宿

道德經白話解說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是空谷的真神，玄是真空，牝是妙有，綿綿是微妙不絕的意思。

這一章是發明守中的法門，並中的功用，這中字的圖，就是空谷之形

天，當中直道就是真神，此神人人皆有，即是中席上所謂天命的真性

此天字是獨一無二的天，包藏一切天地世界，孔子所敬畏的天即指此而

言，不然是道生天地，佛爲天師，孔子乃敬之畏之，且儒經上的話，皆

以天爲最高上，豈不卑下不堪嗎？不過人在後天，性流爲情，情流爲欲

再此便流下墜，在國內所壞，即佛所謂輪迴，必須寡欲以順乎情

再此便流下墜，當直道復活，自然能貫出天地，即孔子所謂一貫之道

超入虛空，萬古不壞的，雖然超入虛空，仍貫於天地之間，爲天地的

主宰，何以故呢？中字左邊爲玄，動而爲陽，爲天地的始，右邊爲牝

而爲陰，爲萬物的母，兩邊又像兩扇門，直貫像門的樞紐，樞紐動生

出玄牝，玄牝生出天地，但既判爲天地，此門便閉而不開，人爲道的全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直道便能充塞天地，非超出天地，通開此門的工夫，是無爲而有爲

有像，指爲是甚麼關係，那知老子的話，豈僅在一身的關係上說呢？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這一章是說天地是谷神生的，谷神不死，人沒有見，有天長久人人共知

天地能長久，谷神可想而知，天地所以能長久，因他生萬物不不自

己，生萬物不不自己，似平該立即消滅，不知天地間的道理，是既理

天地生萬物，萬物生成以後，其元氣仍還天地，且萬物不能出乎天地

三一五八五

以外是天地生萬物即是生自己。天地若不以萬物爲一體。只爲自己。便成了區區一物。何足爲天地。聖人與天地並列。也是天下一家。萬國一人。後其身外其身。而天地循環。後其身的。隨前邊轉過去。自然就在先。外其身的。其身便大而無外。萬古常存。不然。只顧自己爭先的。只顧自己爭先的。人必皆欲滅之。何能先何能存呢。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與是施與

最上高的。就像水一樣。水善於利。益萬物。却不合人爭。處到極卑。下衆人所惡的地方。所以近於道。上善的人。居善於就地。像水的遇。水就止而不擇地。心善於淵。靜莫測。像水空到清淨。施與善於仁愛。像水能潤養生。言善於真誠。像水的不失就下之性。爲政善於治理。像水的洗滌污穢。平定高下。作事善於有能。像水的運行一切。舉動善於順時。像水的活活潑潑。有這些善。還不合人爭。獨以他行。所以毫無。

道德經白話解說

九一

嗚呼。今世界。全球戰殺。死傷不知有多少。人。焚燒不知有多少。反損其權利。真是大惑不解。使各國皆崇尚老子的學說。退讓不爭。自然和親康樂。熙熙皞皞。何致有此亘古未有的奇禍呢。雖然。老子教人不爭。也不是使人迂腐。百無一能。依賴懦弱。坐聽天演淘汰。不過不教人爭權奪利。以息萬世的戰禍。且教人善利萬物。善地善淵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其特殊的道德。特殊的能力。是不爭外面却爭內容。不爭形式却爭精神。以不爭爲爭。不求而自得。此學有百利而無一弊。正今日對症的好方。萬。兩人入何不嘗試嘗試呢。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別本作功。遺身退。

持是持守。猶是猶。說是說。利是利。是是。是是。是是。

所守持的。滿足了。不如不滿。得安。所儲備的。銳利了。不可以常保。金玉滿堂。不能以常保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順天的道呢。是。這一章是說天地間的事。凡滿了的必要退消。凡銳利的必要折了。世人不明白這道理。只知爭權奪利。求富求貴。不知富貴不但不常保。且爲人所欲。衆怨所集。若恃富貴驕傲。更自取其禍。所以功成名遂。就要身退。有而不有。並不自滿。功成不居。毫無銳氣。纔合天道的自然。纔能永遠保存呢。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病。天門是心。心能通天。畜是養。宰是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心一外。就魂與魄離。載魂守魄而抱一的。能以不相離嗎。專其氣。就動心。專守先天的氣。令極柔順。能以像嬰兒的太和嗎。洗除塵垢。立。通曉的。能以無有弊病嗎。身修了。再愛民治國。能以清靜無爲而理嗎。天門開闔。能變化無窮。能以爲雌柔嗎。於事理明白四達。能以像無知嗎。生天地的民。養天地的民。生天地的民。還不以爲有。爲天下知的事。還不惜功。爲天地的長。還不幸制。是爲深遠難名的玄德。這一章。口四句。即是孟子養氣不動心的說法。然不說是心。却說嬰兒。不失先天之氣。能以不用後天的心。不失先天之氣。纔能洗除塵垢。放開眼光。觀察上下古今。通玄入微。不拘一偏。既不偏。不偏。不見的。爲無光如豆。兩守舊學。也不像拘於物質的人。明白四達。不拘成見。生天下。下。天下不以爲己。又不以爲己。功。爲天地的長。不但不恃。權專橫。並且不以法訓束縛人。使民自然安於道德之中。這樣沒法稱揚的玄德。我國惟有公天地的。是。西洋惟有。這和衆國的奉獻。足以當之無愧呢。

三十幅共一轡。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字幅是車輻 數是車穀 壞是水和泥 填
祥是博士爲器 聚是聚閑 戶是門 輻是窗

乘載人物有用處 和泥攪成器具

所以有丁形質爲有用 雖有形質 其中仍是虛無纔爲有用

形非無形不能有用也。道必借形方能顯。形全在無形。因爲形下的器。本於形上的道。無形非有形不能有益。形非無形不能有用也。道必借形方能顯。形全在無形。因爲形下的器。本於形上的道。無形非有形不能有益。

不但發明道學 並且深明聖學 蓋明道的聖人 仰觀俯察 於天地萬

無所成名 卽如後世羽流 未必卽是老子的嫡派真傳 然而爐火家燒鉛

守具等 即是科學家製造的功用 不過爲當時專制君主所惡 恐不利於

不是無用 有真道學的自然明白器學 乃後世不察 竟說老子的學說

足以亡國滅種 真是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敗德。令人心

莊子得之貴。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字盲是眼瞎 爽是快利 驰骋是

童眼貪看五色教人眼瞎了
口貪聽五言教人耳聾了
口貪吃五味教人口

因此聖人爲我的內養 不

貨眼的外點 所以去那外點取此內字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觀音菩薩說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是爲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字詭是龍傳
味是素履

肝皆像受驚呢 有說倖就有羞辱 羞辱從亂倖來的 亂更爲下 所以得

從前像受驚是怕着身要來失而也作受驚是驚着身而也月
重大的患沒有像身的我所以有大患處因為我有這身便有情欲生

推而論之 費身以爲如天下之重的 可以寄存他天下 愛身以爲如天下

之大德可以託付他天下之人復有不願飲罪惡藥的因爲一得了龍藥便可享富貴的

華美 妻妾的事奉 窮困親朋的逢迎 所以貪緣奔走 運動鑽營 不

管禮義 不願虛恥 推其所以然的緣故 也不是本心無良 不過身之惰

不免東郭墮聞之羞。最寵榮的地方，就是最污辱的地方。所以有道德

的人 親親發得龍便像受罰一樣 並知所以求福的皆此身惟福之由

非仁勿爲 非義勿行 不使此身受半點染污 愛身比天下還重 一省一

毫不動心 如此超然世外 似乎無用 不知惜不以天下爲事 命

華幽於帝 伊尹繫馬千駟弗顧 祿之以天下弗顧 灌師之以天下 伯能
放太甲於桐而不篡位 終能使太甲處仁遵義 不結 熱心官場貪戀富貴

的人 要寄託他天下 怎麼不害百姓以肥己呢 老子此章的語意 未之

一樣如爭權奪利祇知有身的這些人云云

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

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纏纏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德本作無物之象

字 奧希是形容不可見不可聞的意思 微是小 詰是同
召 昧是暗 經綢是接組 恍惚是微妙不測的意思 紀是綱紀

這三樣無形無色無聲不可以詰問所以混合成一團凡物皆有明暗

再臨到無物上。這下面也不隨來往接續於日用之間。這稱謂虛而不可以爲有。恍而不可以爲無。迎他也不見他的頭面。跟着他也不見他的後身。這是自古就有的道。要是執行古時的道。便能推用今日的真。能知古時道之開始的。就稱爲得道的紀綱。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三 奉天圖書局影印

罪惡來的。即由今日再進化幾萬年。推求到無可推求。必有不可見不可聞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此不見不聞的。強名叫道。爲一切萬有的本原。因爲萬有皆有形有聲。即皆有變化壞滅。道無形無聲。所以無變化壞滅。萬古常新。若得其綱紀而執之。一切萬有。就皆爲我用。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這兩句話。真是提綱挈領的秘訣。今世之好古的多仿守古人的舊行。不知道皆是一往的陳迹。不是古時的道。古之道即今之道。道雖古無今。要真能執古之道。便能用今之萬有。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
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
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
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別本作盛焉若冬涉川闕兮
若畏四鄰儼兮其若樸渙兮

若冰之
將釋

是取
是散
數是厚
恒是木末造威器的
噉是至
潭是神池
敵

臨古味爲士的。至微結至真妙。至玄通達。清淨無以可測。
 病以他不可測度。所以強爲之形容。像像的冬天涉水極其成。像狗
 的太害怕有人極其恐懼。像像客的恭敬。毫不放肆。突然像味的解
 毫不凝滯。極敦厚像樺木的質樸無文。梅噴遠像山谷的虛受一切
 極渾沌像濁水的晦冥無知。然雖似濁而實至清。不過不以察爲明。若
 世俗聰明自用。雖似清而實濁。誰能以濁爲清。渾渾噩噩。等若膠了。

理的不願欲滿足就獨以不好滿足所以就安於酸醜不安求新成
 的明證而安於酸醜者精神枯槁不妄求新成
 前章說道的玄妙是無聲無臭此章說古時聖人與道為一體也是
 微妙不測然從不可測處強顯之其戒慎恐懼渾厚嚴肅休休有容
 謙謙自抑的態度也敬恭盛德的端倪但這樣景象不是雖然學到
 的要求入鑑的門徑必須安於恬淡不喜新奇謹虛卑下不求滿足

解脫一切牽連靜養清明安然鎮定以待天機發生自然入於通真
然而老子說誰能云云大約因世俗的人其身敝奔走鑿鑿其心就私

○欲粉擾無一時不在氣數中風
○所以有累世無人的感慨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
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復是還還 復是危險 害是多 殆是危險
 我這處到了極點 守還靜到了至誠 萬物雖並發生 我不隨着他發生
 我觀着他的周而復始 這萬物發生 長葉開花發芽繁多 究竟仍然
 各歸他的根源 歸了根源就叫作靜 靜就叫復還生長的命 復還生長的
 命就叫真常 知道真常就叫明 不知道真常 妄動作就叫凶 知道真常
 就不隨物變 容納一切 能容納就大公無私 大公無私就可以爲天下
 的王 王前可以合天 天就可以合道 道就能長久 身殺了也不危險
 道永遠 存在

不用能力 去了智謀 民自然不以智能相爭奪 其利有百倍 不用仁
去了義 民自然不務仁義的虛名 復還孝慈 不用巧去了利 民自然
不貪詐 盜賊賊無有了 這三樣聖人皆以爲是虛文 不足以化天下 所
以教百姓另有所服意 教他見到本來面目 抱質樸的真誠 減少私心
無有 合欲

這一章仍是發明前章的舊思。教人歸於太古淳樸無爲。不厭不知的休風。但老子還有一種感慨。是因爲世風澆薄。人心詭詐。已到了極點。人不用奸謀詭計。便不能在世界存活。幾遍天下。於是人皆等於烹宰之徒。推其原委。實由於老奸巨滑。假仁假義的欺人。於是相殘成風。愈流愈下。變成這樣壞象。凡古人所說仁義聖智的名目詞。皆爲詭詐之徒所利用。當了欺騙人的資本。老子想要教正。又埋沒在往下。不得政權也無可如何。所以從反面說。以提醒世人。豈是真諱譎聖智仁義呢。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荒兮。其未戢衆人熙熙如享大年。如登春臺。我獨泊兮。

道德經白話解說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

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四四忽兮若晦。寢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

於人而貴食母忽兮者暗二句別本無兮其若海豈兮若無止

字唯是直 阿是曲 釐是大 熙熙是和樂的意思 泊是淡泊 乘乘是活
動 沌沌是不顯不和的意思 昭昭是昭明 罔罔是昏罔無知 眊是不

明寂是空寂 頭是
愚即是非 食是養

幾何 舊的合題的 相去有甚麼 翻之而已 人所畏怕的我也不可不

怕但我超出天地氣數以外極大無有邊涯何所畏怕衆人皆稱歎
喜的樣子貪情欲之樂就像吃大酒席就像聽好音樂我獨泊然並無

情欲的萌芽 像嬰兒未成孩時 活活潑潑 任天而動 毫無所沾染 衆
人皆有自滴的心 我獨像遺失了 空空洞洞 我是愚人的心呢 罪罪沌

離的 俗人過於用門 我獨抱佛心人無所知 俗人過於懸察 我獨因因
 然無所分別 忽忽然然知降貽贈的 空空然像無所止歸的 衆人皆有依
 仗 我獨思知像海潮無能 我處處獨兩
 樣起人 却貴斯返乎本源 以先天自養

上達 老子從天道立論 所以就不用學 況說老子所授之學 也不是孔子說的學 是因為他當學人 執着名物色象 分別善惡曲直 入於文字障理障之中 終身疲勞 並不明道 所以嘆之曰絕學無憂 然人不入於文字障理障的 又或畏難苟安 看着修造像登天 貪生怕死 怕貧怕賤 或欸欲索進 合口味嗜聲 恃才或望盈自足 不能虛受 或用靈聰聰明 或刻索小事 或持富恃貴 恃才特能 皆足以障道 必破除一切返乎未生以前 不識不知 渾渾沌沌之天 纔能見吾本來面目 以先天虛無為養 有不可名狀的真樂 較世俗太牢春暮的歡樂 強着萬萬倍孔門唯顏子默聞明證習證 終日若愚有這樣氣象 所以能不改其樂呢

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德經白話解說

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市吾何以知衆市之然哉以此

想是國深的
想是歷

三
耳盛德之容貌
不可見然
唯道是隱從
恍惚之中却有象
恍惚之中却有物
窈冥不測之中却

有精其精甚是真其中有信可擇這道自古及今他的名沒有去以
謂天地萬物我何以知道天地萬物從道所出呢因為道恍惚窈冥不可

1

更有盛德容貌 尙且唯道是從 其內之以道自養可想而知了 道的神妙 不可說是無 也不可說是有 若以爲無便是頑空 若以爲有便著

連象 惟無而有而無之中 却有無象的象混成的物 此象此物是顯其
麼象甚麼物 能實有所指 便失其本體 但不說出又恐人不明白 今勉

強說出來就是無極生太極時 其中渾渾淪淪的樞紐 雖名為象爲物 仍爲窮莫不測 而窮莫之中却有真精 其精還有領可據 人若能體而用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己的長處 所以能有長處 這皆是不爭 就因為他不爭 所以天下沒有
 能合他爭的 古人所說偏就能全的 豈是虛言呢 據然不來就自然完全

九

[說]這一章是說的曲枉哩。曲枉，就是世人所不取的。**[道]**這哩多理，是世人所必爭的。不知凡天地間的事物，無不是盈虛消長相衡的。何必要爭呢？況說曲全枉直一切皆靜不爭，既不合人爭，又何必去爭呢！出乎有對待以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字希是少 飄風是大
驟雨是急雨

道德經白話解說

希少爭辯的言語 以推其自然 天地大風刮不上一早晨 還不能及久 又況一天誰耐的大風下的念雨 是天地 天地不自然 遇德的就同於德 遇失的就同於失 同於有道的 道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有德的 德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失的 失也是快樂自得 不

門別戶。黨同伐異。並且狂的看若暗的。太拘執。狹的看若狂的。太狂妄。小乘不以大乘爲然。大乘不以小乘爲是。至對於世間的人。更是不能容納。的。於是互相辯論。喋喋不休。著的。書連篇累牘。汗牛充棟。不知越爭越越。相持不下。道也越不明白。使後之學人。也無所適從。世俗的人。不敢問津了。豈不是爭之爲害嗎。所以超乎一切的。大聖人。行不首的教化。遇道的。合他相同。遇德的。也合他相同。遇失的。也合他相同。不但合他相同。並且無人無我。相忘而樂。使他如坐春風。親我愛我。的。暗地裏變化了氣質。巾席上設的。素位而行。無人而不自得。觀音菩薩。現種種身而說法。希音是不爭辯。非不說話。現身說法。是見甚麼人說甚麼話。幾凡者王貽。立不教。坐不諱。從着他遊的。虛而往。實而歸。

五、关于“三、四”反革命集团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不能明顯。自己以為是，是不能彰揚自己稱功的。沒有吃的，自己長處的，不能明顯。自己以為是，是不能彰揚自己稱功的。沒有吃的，自己長處的，

過飽行處。要說在道上，就叫貪着多吃。所以有道的不辦這箇。

這一章仍是發明前二章不爭的意思。又甚言欲高欲速的大害。爲物所

取。人要是亂爭，連物也不如了。但老子不爭的宗旨，不是依賴無

恥的說法。前已屢次辯明。這不再說。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多是人。人是那大。逝是往。域是世界。王是人。人是萬物的靈。所以稱王。

道有萬物。渾然良成。在天地以先。生。寂然不動。寥然空虛。獨立無對。且古今不改。移。通流行到萬有。却不困殆。生天下一切之物。可以爲

天下。一切物之母。道物我不知其名。強給他起個號。就叫作道。強給他起個名。就叫作大。大而能化。不著形迹。名。叫走了。走的遠而無外。名。叫遠。雖

道曰反。所以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世界上有四大。這人佔了一個。人雖小小。一身。心量超乎天地以外。人就要成全起這大來。效法地的無有不載者。再進而像天的無有不蓋者。像天效法道的無不生成。像道生萬

物是自然的。效法自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二二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道第一章。是極道的妙。並道的作用。道雖玄妙。不測。然人既爲道之物。效法天的流行不息。以生物。地也是動的。但地是固體。其動有軌道。度數且緩。天是氣體。流動不常。凡散於萬物的。皆是。所以古人說天動

地靜。且聖人就世人所能見到的立論。以顯理。豈聖人學貫天人。反不知地是動的。嗎。效法道的生萬物而不見其生萬物。皆是順其自然。便可合

稱爲一體。超乎天地以外。豈只合天地並稱四大呢。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陸是急。輜是臥。息其中的。重是急。輜是臥。息其中的。重是急。輜是臥。息其中的。

凡物重的爲輕的根。能靜的爲急躁的主。因此聖人自早至晚。一天不

離了載重實穩的車。雖就是有極尊榮的美觀。安穩穩的坐在車上。超

然不動。怎麼出萬輛兵車的國王。還靠着身子自輕。去

奔馳天下。的繁華。不知輕浮就失了根。躁動就失了主。

大地是重的。一切輕的萬物生到上邊。爲一切萬物的根。海水是靜的。一切動的百川流到裏頭。爲一切水的主。人輕浮的不能担任。躁

動的不能持久。必厚重強靜的。總能任重致遠。所以聖人終日行。並不

執者於靜。行不離坐。坐及資糧。並不取自輕。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心。不爲繁華所牽引。怎麼有那樣尊貴的人。萬乘之主。就是千金之子

的說法。若認爲大國的君主。則君主以外皆不可愛身了。輕捨了身殉情欲。飛揚浮躁。以致失了根本。失了主人。真是可惜。

善行無報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

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道是車。轡是鎖。鎖是鎖。約是繩結住。鎖是影著於外。

善於行的沒有車轡的形迹。善於說話的沒有缺點可指摘。善於算的

約住就不能解。因此聖人常善於救濟人。所以沒有可棄的人。常善於救

濟物。所以沒有可棄的物。這樣稱謂善自己的明。所以善人是不善人

的老師。不善人是善人的資料。要善人不自重。師格。不愛情可

爲資料的人。就是明智。其實是大迷惑。這是最要緊的妙訣。

孟子說中也。資不中。才也。不才。如中也。不才。才也。不才。則賈

不才之相去。其間不能一寸。佛經上說佛說衆生。衆生渡佛。西哲說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皆合這一章的大意互相發明。可見古今中外

的聖人。沒有不是救人數物的。沒有不是成全世界人物的。然而自己也

就大成就了。所以必然借世界人物。纔能成全自己呢。設孟子要不通着

人心放縱。邪說橫行。就不能以成崇正辟邪的亞聖。釋迦要不通着人

迷惑。淫殺貪橫。就不能以成人天師表的佛爺。華嚴頓要不通着專制殘

暴的時勢。就不能成創造和樂國的第一偉人。因爲世界亂。人心壞。正

爲自古所未有也正是成全大英雄大聖人的材料當到極點成全大英雄大聖人時勢好到極點爲自古所未有將來出的教世的大英雄大聖人也必爲自古所未有就是補助大英雄大聖賢教世的人也同爲自古所未有美總統威爾遜氏及英法諸國於歐戰告終之後設萬國和平會保持永遠和平若其能始終如一堅持到底必能達到目的也其可同稱謂自古未有的大聖賢大英雄了老子稱教人教物的爲善人小子更推尊他稱善人孔子稱爲善人美善人比善人高老子說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小子說美人之師不美人美人之資詩經上說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三篇是詩不禁西方瞻祝之至

凡天下稍有人心的沒有不想教人教物的有無數想教人教物的反觀教不了人教不了物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爲不善教人不善教物的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教物故無棄物善教人教物的不善教人教人以道不以財教人以仁不以惠使天下的人男有分女有歸各安各的職業就是老幼殘廢的人也能有一藝自養就是頑梗不化的人也能委曲勸導教他歸了正途自然沒有無用可棄的人至於教物也是使一物有一物的用途就是至毒至穢的物也沒有可棄的物物以象族並處而不相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像慈母家施衣施飯的教人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三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授的其功德雖甚大受其其貴往往養成依賴性質至於買物放生也是很有功的但所及甚少不是說這些事不好不過是不能教天下孔子說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如何能教到天下的人物試觀孔子一生未嘗作甚麼慈善事業只斷斷定禮垂教立法自然能以教人物之性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

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雌是鳥公母的名稱龜是山潤式是車式古人在市上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四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或破壞人的房舍或殺害人的性命助人作惡爲天下萬世所痛恨嗚呼天下生下來質來成了器是爲世界用的乃至萬物的遺體結果不可惜的很嗎不啻耗的很嗎小子說到這裡止不住的爲古今中外人提放聲大哭聰明優秀之士奇才異能之人無論何時何地皆有的真稱起是大器是利器是寶器了然試考諸歷史立功立德的有幾人大半是爲權奸所用爲奸雄所牢籠助紂爲虐禍國殃民當時就身敗名裂爲人所痛恨身就遺臭萬年爲人所唾罵人皆恨他何能小子獨哀憐他乎他是一個器器爲人所用人不能自主必成了君子幾能免爲人所利用或有人說人皆成了君子不爲人用世界上沒了器還能行嗎不知君子不器不是沒有用處是抱着可以造各樣器的元質即不成爲器形看准了世界上離了這樣器不行然後纔現一種有妙用而無實質的器形用以濟人利物一用就仍還元質不爲人所利用若孔子爲衆用爲吏吏就是略現神器的用處給人看爲司寇爲夾谷相就是見難了神器不行略使妙用以教父母的邦然道不行就走沒有完下三年來的就是將神器仍還元質問子雖有德行堅辭季氏名召不敢出來試試就是因爲不能變化從心仍還元質的本領再有爲季氏聚斂子路殺於衛輝是不但不能變化并且不能藏器嗚呼不器也難得得了嗚呼成器的法是從心所欲不詭矩的知孔子仲給曾子曾子發明聚斂之道

情 並身都不憐 吾之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 及身成入世立功 功
成急流勇退 毫無牽連 是自始至終 皆以勇為主 而勇字却三教聖人
是一樣的 不但三教 儒教聖人也一樣 因為勇是天道 天行健
流行不息 此天道不是人天小果的天 學佛的宜辨 為各教聖人所歸宿
所以萬教皆一 今天下人若能共悟這果子的原理 內存仁德的心
外現淳厚圓和的像 再始終持之以勇 不惟戰爭的禍可以息 直可以造
成大德教化的世界 本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 用
兵則貴右 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 偏將軍居左 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七

李天章著 邱繼祥印

佳兵是好兵器

這勇猛的精兵 快利的兵器 是不吉祥的器 殺生害命 物都厭惡
所以有道的不用兵 君子在家就以左邊為上 出去用兵就以右邊為上
可見兵是不祥的器 不是君子用的器 要伐暴救民 敵當外患 不得
不用他 也是以恬然整齊靜肅 淡然不懼武揚威為上 就是得了勝
也不以為光彩 要是以為光彩 是樂於殺人 這樂於殺人的 不能以得
志於天下 且說吉事以左邊為上 凶事以右邊為上 偏將軍站左邊
上將軍站到右邊 這是以喪禮待用兵的人 可見兵是不吉祥的器了
人衆多的兵 用悲慘哀痛的哭他 戰勝了回來 用喪禮待他 可見不以
打勝仗為好 不以殺人為樂了

打勝仗為好 不以殺人為樂了

老子於數千年前早已說出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八

李天章著 邱繼祥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 用
兵則貴右 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 偏將軍居左 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

還以愛禮待之。能殺人打勝了仗的。還要哭而弔之。不敢崇尚。不崇而弔。尚不足以消其凶氣。非講究道德不行。道德是吉祥的氣。是陽和的氣。祥氣就能消凶氣。陽氣就能消陰氣。譬如一蒸就解了。但還是陰氣盛的。太陽一照就消了。寒就是陰氣結成。喝氣一蒸就解了。不過可以解了。並且能化。

成暖氣。看到這裡。提倡道德。是今日救世的第一妙方。小字前在九歲正是民國四年。歐戰酷烈的時代。不忍坐視同胞死傷的慘禍。忘了德

力年間。空懷雲辦萬國道德會。本孔老佛基回各教聖人的宗旨。著息戰一編。將開辦章程登載分佈。乃以駁稿正烈。沒有正式成立。然所願未

了。此心不死。況今日的時勢。將來的後景。尚有如小字所憂慮。也是難以忍心殺戮。不得已又擬辦章程。上之各國政府。各大機關。希

望公共組織起萬國道德會來。自聚起各國各教各界的大道德家。集衆思廣衆益。大家研究救世辦法。研究好了。即就各地政教風俗人情相宜

的。大道德家。先就地講演。隨後再互相講演。交換知識。化除彼此意見。立下大同的基礎。再由大教育家。教人有了正當知識。大實業家使

人有了財用。此一條可行於我國。歐美不必。人有丁道德心。有了知識心。靈魂雖強。助人為惡。也無障可入。且見世人相愛相親的和樂。自然的悔悟當日好殺殺的罪過。不爲厲人間。不但兵禍可以息。並凶年也可以

免。沒了凶年。沒了兵禍。萬國同胞。永享太平的幸福。多樣快樂呢。這是小字區區苦心。不然。小字雖愚。也不是虛度顛狂。也不是沽名釣譽。何至不惜心碎腸斷。舌敝唇焦。淚乾墨竭。不能自己呢。痛願萬國仁人。體諒小字的苦心。共賜指責。共賜教誨。幸甚幸甚。

道常無名。模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道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一九 奉天獨善堂印書館新印

都是露水
 都是平勻
 都是真常不變的
 沒有名字
 沒有名就為貴
 像這未成器沒有名的模
 雖說是小
 天下人皆不敢以他為臣
 為侯王的要能守這渾全的模
 就能無為而治
 萬物皆自然各得其所
 和樂恭順
 和氣感召的
 天地得
 位
 陰陽相合
 降下祥瑞的甘露
 這甘露潤萬物
 沒有人分派他
 就
 自然平平均均
 但起頭國家還沒有大順
 不能不制這些有名的器以治天
 下
 有名的器既然有了
 能以維持世界
 這也就該知道止住
 不要執著

到名象上 知道止住 纔不至於將這樣使用盡了 沒了本源 所以不至
 有危險 能以還本還源 流行不息 譬如道的在天下發育萬物 而沒有
 頭 江河山泉的朝宗 於海 而源流不絕
 這一章合孔子相運篇相表裏 禮運開口說大同 這裡說萬物將自賓
 天下人以賓客相待 和樂親睦 無君臣上下的隔閡 無此疆彼界的分
 別 且仁民而愛物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鳥獸的胎卵皆可以籠養 豈不
 是大同的景象呢 禮運上說無水旱昆虫的災 及出一切祥瑞 也就是這
 章上說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爲大同徵驗的意思 不過有詳略就是了
 禮運上兵由此起 謀用是作以後 禹湯文武周公 講明禮樂仁義等等名
 目 以範圍天下 末後歸到大順 人不愛情 無有憎是賢怒哀樂未發
 此時便無名可名 是有名仍歸到無名 無名無象 順其自然 順是聖人
 的身分 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順 孟子說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
 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就是順的景象 這大順是 大同可化
 到極點 順其天性 不知甚麼 是同不同 不但不同的心沒有 不同的
 心也不知 這章於佳兵不祥之後 說始制有名 也是因兵戰時代 不是
 無名的大道還然能治的 必須先立有名的政教纔行 却不將名說出來
 蓋老子的道 不立名象 且孔子來問禮時 已經將一切的名說給他 後

來孔子刪詩書 定禮樂 修春秋 作孝經 將名分定的詳詳細細 孔子
又怕人不明白 備着子路問衛國的事 明明指破說 必也正名乎 衛國
是貧弱的國 又是無父無子 互相搗亂的國 孔子的意思 就是說據亂
時代 非正名不可 太平時代 纔可以將束縛人的名去了 今人不察時
勢 竟欲將人倫的名分打破 是率天下的人爲禽獸 真大惑不解 孔子已
將名分定好 孔子爲時聖 非拘拘於下的 熟味經書自知 茲不暇言及
所以老子不可再立名 合孔子爭萬世師表的聖位 老子諱薄仁義禮智
打破一切名色 是爲孔子後盾 讀者宜知 然又恐後人誤會 不當時
勢人搞 高談無爲 至有清談誤國的禍 不得不說起初要有名 但不說
利是甚麼名 給孔子留下地步 老子立言妙到極點 也難到極點 又說
名立後就要止住 不可執着到名上 使有名歸到無名 返乎自然的天
人順天性而爲 順到無可順 像道的生物 流行無礙 像水的歸海
活潑不滯 這真是到了無可名的化境 豈不是合體運相爲表裏嗎 所以
老子先註殷運後註道德經 就是由有名歸到無名呢 體運不祗有名 道
德經不祗無名 說由有名歸
到無名 是就其多數而言

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志是活大年紀

知人是非的稱爲智 自知得失的稱爲明 能勝過人的稱爲有力 自己勝過情欲的稱爲強 知足不貪的稱爲富 強行道的稱爲有志氣 不失

了立身之處的能以長久 身 死了還不滅亡的稱爲有壽

附錄章的大意 多有不教人用明用強求富的說法 看了甚不滿意 人

依類人吃而無怪乎老學爲世俗所病 到了註解這一章 纔知老子的

用意 是教人不用於外 而用於內 就是孔孟反求諸己的意思 不然

只求外面 不顧內容 雖知人若其錯 就爲智 又豈起七國的亂 仔

不免遭殺身的慘禍 有力若若王 還不能一怒而安天下 死到爲江 富

若歸通 還不免隨死 況身殺名裂 實大可哀痛 必返觀內照 收回放

心 觀察自己的得失 使天理勝過人欲 實命樂道 不是我所有的 就

是一幸亦不敢取 然後心感到安宅以上 福就不動 富貴貧賤咸式 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

看像沒有一樣 這身可以殺 這志不可以奪 這身雖有死 這神沒有

滅 說到應微處 就同文王降 在帝左右 說到明顯處 就像孔子引

豆千秋 天下尊親 這還是長久不壞 萬壽無 福 呵 人能體而行之 老學果然談人嗎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

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

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德經白話解說

凡自古來好兵戰的人 所仗恃無非智力兩樣 有智能料敵如神 有力

則百戰百勝 德所合的 無非是求國富地大 且永遠長久 前皆已打

敗 這一章又說他自大的心 字面開大而無外的莫如道 道生萬

物不爲物的主 所以能成其大 片我國聖人成湯文武 學了這個法子

以小事而天下 不求大而自大 若不以德而以武力 殺人人便痛恨

附錄章的大意 天下天下切斷 便成了獨夫 雖欲大而實小 我

國而秦始皇 欲圖的拿破倫 與現下的德皇 皆是前驅 嗚呼 以道之

大 對於物有長養的恩 要不做爲物的主 怎麼就想滅人的國土 奴隸

人的口民 真是大惑不解 自逞其亡 秦始皇已經滅了 拿破倫已經死

了 現下的德皇也已經因禁起來了 願

天下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

味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

老子說無事的大象 對待天下 天下人自然來歸往 來歸往却不害他

也 安於自然自在 和平穩重 要用手段 以作樂設餌誘人 過客也能

止 但樂餌盡了 客仍然走 這道說出口來 雖淡而無味 看他無

象 也不能看見 聽他無聲 也不能聽見 然如要用他 却没有窮盡

附錄章的大意 必多無賴之徒 游說列國 挑撥兵禍 他從中謀取

利益 這一時君相 見他言辭足以動人 又足以害人 必利用他們

道德經白話解說

不用小人。清靜無爲呢。無爲便能無不爲。無而能有。是天下的大象。拿首這大象。就能平治天下。天下自然歸服。天下有歸服。又能使他平穩安泰。沒有一點憂患。這道雖語出來淡然無味。着不見聽不得。門下客吹的有聲勢。然却有這樣妙用。不是像那貪樂餌的過客。只吹的有好事呢。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張是欲殺張是
張開脫是脫離

已經給了他，這樣稱謂至細微的道理，却是至明顯的道理，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弱的能勝過強的，皆是道的自然，道不可離，就像魚的不可離水。

道德經自話解說

卷上

1711

東天賦水何有食按目

服割了深水一離就死 國家傷人的利器 不可以對示人 爭強勝必至失道

勝了必衰 陽極了必陰 這是宇宙間盈虛消長 相尋循環的公例
大而天下國家 小而一事一物 沒有逃出去的 所以極強勝的時候

就是極衰弱的起點
老子的稱爲微明
就是極精微又極明顯
就是

起弱勝強以卑下柔弱自處 既不處於要 便無有弱 不惟無弱

并乎一切強弱與虛有對待的以外 立到萬古不變的地位 這便是歸

使天下人人共見之共知之
道的生人猶水的生魚不生不滅玄妙不

魚不可脫於淵 人難道體 就爲氣數所困 魚脫深淵 就爲漁父

所獲當魚那浮水面時未
食小虫以謔示於人然而

嗚呼 老子的話警戒之中
有說這章是陰謀詭計的 派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解牛 領是 領靜

名侯 井無名的侯 也要不願欲用 不願欲用機
 而用靜 這是守道到了極點 天下就要自然而正

然這一章的語意，合第一章的口吻相應。前入分篇分章，也不無所

見這一章無名的模就是首章不可名的名並無名的模也不用就是歸到首章不可道的道無爲而無不爲就是首章爲天地始爲萬物母

又立首章從無見則有又從有見則無

的體用 是虛冒一切 這章說道的體用 是比首章少有迹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

奉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象因爲前幾章說出天下兵禍的原委，以遏亂源。這一章就說治天下的大道，以示指歸。撥亂而反之正，以作收束。又帶着結住上篇，合首章。

相呼應 雙管齊下 所以不得不如此
堯舜無爲而治 並不用器 到了三代
自古天下的亂 皆由於用器 昔
天下人情欲漸開 風俗漸薄 湯

武又遇着姦細的亂，於是不得不取了堯舜那鎮天下的無名樸來，造成神器以戡亂。及一用之後，想仍返於樸，乃人民沒有進化到那程度，又不

敢不用之以維持世界
却將他的本意各著爲易
以待後人請君莫易
名叫連山 上下皆山
艮爲山 夏易守艮 止而又止 艮止也 是止佳

不用的是思 齊易名曰歸藏 是福起來不周的意思 用易不另起名 就叫
名叫周易 是周而復始返本還源的意思 統起三易來看 是由止而藏
山藏而返於本的意思 可借三代聖王的子孫 沒有聖人贊成 非徒不能

器已壞。他又不能修理。且神器的用法。他也不明。於是拆了這夜明器。

五霸用之以會諸侯，到了戰國並利器也壞了。商鞅見利器已壞，於是

禍從此酷烈的很了 且自此以後 或用凶器 或用利器 沒有用神器的

至不用器的更沒有了 到了西洋 不但用利器凶器 並且造出元利元

凶的器。獨美總統華盛頓，用利器作戰以後，即藏而不用。就可與我國
 的德皇更甚。其外多以凶器殺人，而拿破崙與現下的德皇是其尤者。現下
 的德皇更甚。全世界凶器，嗚呼，用器的慘禍，今日可算到了極點了。然
 這禍老子是早已知道的，且不忍坐視，預先對警戒後人說：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那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佳兵者不祥之器。又指教後人說：鑰之
 以無名之樞，無名之樞，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這樣看來
 老子的話，不是今日對症的好法嗎？不是後日進化的真道嗎？竊願大
 家研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三五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道德是世界大同的歸宿
 仁義是萬國和平的導線
 道德經是無始無終的大道
 白話解是無中無外的至寶

新道德經白話解說

下篇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離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離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離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新道德經白話解說

上德的人，不自以為有德，所以能有德。下德的人，勉強着不失了德，所以無有德。上德的人，無心作爲，只率性而行，就不有用有所作爲。下德的人，有心作爲，就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德，還不用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義，就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禮，威儀繁多，人沒有應答的，就不免讓賢而起爭端。所以失了道以後，纔有德。失了德以後，纔有仁。失了仁以後，纔有義。失了義以後，纔有禮。這禮是忠信的薄弱，變亂的起頭。有前知的聰明外用，是道的外面，然明極必暗，是愚迷的開始。因此大丈夫處這渾厚，不處這刻薄，站到真實上，不站到浮華上，所以去了那禮智的虛文，取這忠信的實德。

上篇多講大道，爲治國平天下的大用。合各經互相關明，像這一章，是下篇的綱領。所說的上德，就是中席上說無聲無臭的至德，也就是大學上說明明德到了至善，因爲明德明到至善，便無德可明，覺克明德，克明峻德，皆是已往的工夫。此時便與道爲一體，還有甚麼德可名？所說大道所環的次序，從道上下降，纔有禮，因爲道是無名無象的，一動轉纔有生物的德。然又生機內伏，至生生不息，總名爲仁。然生物當有節制，又要自別，節制分別便是義。然義極必嚴，又要品節修飾之而有禮，這也是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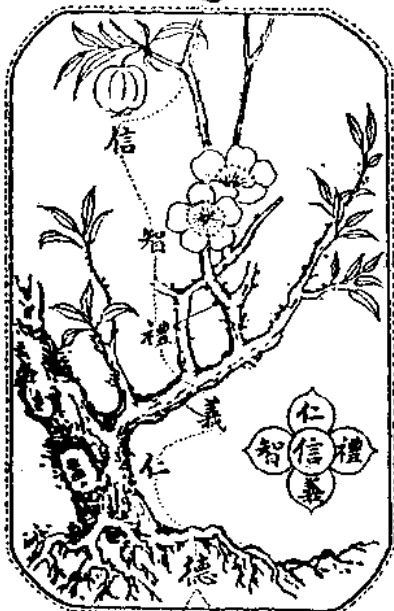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二

新道德經白話解說

(附大道循環圖)



上德的人，不自以為有德，所以能有德。下德的人，勉強着不失了德，所以無有德。上德的人，無心作爲，只率性而行，就不有用有所作爲。下德的人，有心作爲，就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德，還不用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義，就有所作爲。上德的人，行這禮，威儀繁多，人沒有應答的，就不免讓賢而起爭端。所以失了道以後，纔有德。失了德以後，纔有仁。失了仁以後，纔有義。失了義以後，纔有禮。這禮是忠信的薄弱，變亂的起頭。有前知的聰明外用，是道的外面，然明極必暗，是愚迷的開始。因此大丈夫處這渾厚，不處這刻薄，站到真實上，不站到浮華上，所以去了那禮智的虛文，取這忠信的實德。

字是安寧 真是正
裂是破裂 歇是止
落落是不相合的意思

惠經曰話釋院卷下 三 奉天國東印

必不自貴自高
落落然像石的自高而實自卑呢

以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三六

用 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的是有合無相反 有却生於無

社會上的言論 多半與道大相反呢 大相反道就大動 且說陰極了就是宇宙間互爲循環的公例 就像十一月天氣寒到極點

正是合他相反了。然就因合他相反，纔能教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要是沒有反對的，沒有敵國外患，國還要滅亡哩。賢則盡理，凡提出

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字亡是無有。建是建立。偷是苟且的
意思。偷是變。隅是角。貸是借。

像的 大方正的正於內 並不矜持 沒有稜角 大器

有作官 窮困一生 是將利權失了 就因為失了名利 却得了萬世師表
生民未有的大名 得了這千秋 宗廟之 子孫保之的厚利 還想
列國時那些得名的利 反到皆是失了 孔子固然無心求名利 然而有
實就有名 有德就有祿 看到這理 人也就求實行修大德就是了 何必
然求名利 何必
然算計得失呢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大
辯若訥 躁勝寒 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是缺是欠 缺是不足 是虛 是虛是缺 是急

大有成就的 反到像有缺 他的功用都沒有破壞 大盈滿的 反到
像空虛 他的功用却沒有窮盡 大正道的 反到像枉屈 大能巧的
反到像拙鈍 大辯論的 反到像不能多說話 然有諸內自能勝於外
像寒熱是外邊的天氣 肉體的就能勝過寒 雖寒也不覺寒 內靜的就能
勝過熱 雖熱也不覺熱 所以清靜無為 自
然能勝過天下 天下就自然正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七 一天國東印書館印

凡大有成就的 皆不著跡象 反如無所為 就像孔子集聖聖的大成
是大有成就了 反說述而不作 像沒有成就 德配天地 學貫古今
是極圓滿 反事說何有於我 像極其空虛 見南子 見陽貨 是其大
直若屈 博學而無成名 是其大巧若拙 訂禮樂 訂禮樂 修春秋 理
有不能曉諭給人的 也不合人辯 然而百世以後 不
用辯而自明 這無為的功用不大的很嗎 人何不學呢

天下有道 却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
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常足

或兵 或野 外 是過

天下有道太平的時候 退却了走馬 只用他糞田 天下無道亂的時候
兵馬皆發到郊野 這兵馬的罪 沒有大起不能自強 啓人的貪心
的 這變亂的禍 沒有大起貪心不知足的 這戰殺的過 沒有
大起願欲得土地財產的 所以知足的 能知足而相安無事 沒有
從前看天演論 見優勝劣敗 弱肉強食的說法 其不以為然 竊以為
從前的該教商劣的 教劣的也優了 強的該保護弱的 教弱的也強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固然是劣弱的 有可取可食的勢 但也要從大處論 天下入皆是同胞 同
胞有劣的就敗了他 同胞有弱的就吃了他 無乃太沒有人道 太殘忍了
且說天下的人 萬不能一樣 就是世界的文明國 他的國民程度也不
能一樣 不但他全國的國民不能一樣 就是一個學校的國民 年齡相同 不
地理人種也相同 受的教育也相同 他的程度必有優劣強弱 要照這樣
說 既的就要將劣的逐出去 逐的就要將弱的吃了嗎 有人說文明的國
民 講究公德 講究愛國 不至自相殘殺的 既然講究公德 怎麼還殘
人吞人的國呢 要只要各大的國 還是私德 不能算公德 即便算公德
也是小公德 不是天下的大公德 夏天天下移轉起大公德 也不是捨下
國去愛天下 推愛國的心愛天下就是了 果然愛天下 不但不能滅絕存
食劣弱的 並且開導他保持他 這像慈母教養如先達 譬如兄長受後學
就譬如後學 譬如幼弟 後學幼弟先達兄長的幸福 先達兄長受後學
照那天演論的學說 這像愛天下也正是愛己國 天下是永遠太平 不然如
然吞滅劣弱以後 必競爭不休 吞滅不止 不但國不能保 並人也不能
存 演的落了一個人為止 我亞洲自周初到強秦時代 就是已往的惡據
周初中土有八百來的國 東周時候 各國互相競爭 劣弱的被優強的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八 一天國東印書館印

吞滅了 就漸漸的落了數十國 又漸漸的落了七國 末後只落了強秦一
國 然被吞滅的各國不肯甘心 又共起將秦家滅了 幸有漢高祖運大度
待人寬厚 與民約法三章 除了一切苛法 纔息了天下的戰爭 不然
要競爭不休 我中土不早沒了人嗎 我國從漢朝退化 是家天下愚民
之過 不是不競爭的流弊 因此吾所以不以天演家為然 現今註道德經
註到這一章 見罪莫大於欲得的話 纔知老子當日也有天演論 並悟到
作天演論的先哲 是說明利害 醒劣弱的 教他知道進取 知道自強自
立 纔能合世界強國並駕齊驅 齊文化大開 平等自由 這也是天演家一
番苦心 并不是勸強國的氣憤 欲採升木 可惜被強橫國利用這學說
不等劣弱的降格進化 早將他吞滅了 這固然是強橫國殘暴不仁 也是
天演家用心雖好 立言太偏 只有半面 不免大有流弊 古人說一言喪
邦 這學說豈止喪邦呢 試看老子的立言 四面八方 面面俱到 既作
了天演論 又作天理論 禍莫大於不知足 特其大於欲得 作天演論責
備劣弱的不能自立 有人民不知教育 有土地不知保守 有原料不知採
用製造 治容誇淫 侈靡誇富 誇強鄰的貪心 惹起兵禍天大罪 作天
理論責備強國的貪橫無足 爭奪不厭 吞人自肥 破壞公理的過 末
後又戒強國除貪貪心 知足息爭 纔能天下和平 兵不至日在郊野戰殺
馬可以無事費田 大家講究實業 自然財用充足 敢請天下仁賢平心

而論老子的話
何等中正和平
進不足退有餘
何等圓融周密呢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

戶是門 竊是偷
竊是越法的

不用出門就知道天下事所以聖人不用出行就知一切的道理

孔子曰：『一以爲之，而萬物不怨，一以爲之，而萬物不怨，一以爲之，而萬物不怨。』

知而自知不然要從抄襲上求就是研究上越深年養上越厚的精神也研究不出所以然來且必然越研究所見所知的越少以所見所知

道德經白話解說

九
奉天圖書館印書館排印

也。不是從歷史上考證出來的。——（見宋文祿不足）知微乎
憾矣。知防風骨。也不是從物理學上研究出來的。——（孟夫子說「天之高也
星張之遠也。苟求其故。——（十六歲之目至）可坐而致也。——（也。不是專門天文
用天文鑰推測出來的。——（仍看首三千大千世界。如在手中。也不是
平。航測探險。期望遠鏡看見的。——（因為聖人得了本源。萬
物皆歸於我。一切萬有皆在性中。——（何用出去看呢）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前見

講學要天天增知識 講道要天天去知見 去了再去 以至於沒了知見
與道爲一體 爲無爲的事 纔能無所不爲了 所以聖人取天下的

常用行所無事的道到了他
有爲的反不足以取天下

前章說出道的妙用。恐怕人不到那樣程度。就一味的頑空。必至冥然不覺。一無所用。像土木偶人一樣。所以接着就說。烹學的要日新又

所以說：『可以去了知見名聲，由佛再反對，終去了再去，歸到虛無。』就是天下之大，也是以佛的事，自不必說了。是極言其妙用，并非有取天下的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賢人在天下懔懔爲天下
下泚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五世祖

大善德了。百姓真誠的。我以真誠待他。有不真誠的。我也以真誠待他。這樣上好信。民就沒有不真誠的。全其大信德了。聖人的在天下。懷

道德經白話解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君小移對待 無

子思子說情事 就該說的很了 到了這時候 就是繩之以公法 治之以

人即小孩的意思。觀天下人如小孩，小孩好固然歡喜，小孩胡鬧也是歡喜。善大了慢慢的教育，自然就好了。這樣還有甚麼人的界限？不是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

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虎是類 攝是攝持 陸是平地 兇是兇獸 避是躲避 刃是兵器

天下凡出於生的 必然入於死 小孩正生長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老年將死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 中年生旺而動轉到死地的 十分中有三 也是十分中有三 這中年反動轉到死地的 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他有了嗜慾 甘食悅色 自奉太厚 且因謀衣食住以養生 就勞損的反傷了生 歸於死地呢 譬如說善於維持生命的 在陸地行遇不著兇虎 上軍去不避甲兵 兇牛也無處投他的角 猛虎也無處施他的爪 兵器也無處施他的刃 這甚麼緣故呢 因為他親身如無 不愛肉身 性包虛空以外 無有可死之地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人所以以我相太深 爭競紛擾的原因 無非是因為有這身 有這生命 就要吃穿要住 月月要吃好飯穿好衣住好房屋 再風花雪月的 使這身操勞 講究精細衛生 使這身永年 不知道這樣養生 必養到死地 去 怎麼說呢 試看那小孩 餓了吃吃飯 冷了穿穿衣 沒有也不打算 有了就取 也不知存留 至於養生衛生 更是不懂的 宜量該死了 他反到能生長 生長大了 知道謀衣食 養生衛生 求生長的快樂 反到養成老年 上了死地去了 足見這樣養生是不行的了 不惟這樣的不行 就是謀求坐功 研究丹經的 要是超出一身之外還可 若只在肉身上用工夫 也是不行的 另有詳論 因為人的身 自幼而壯 壯而老 凡有生的 必然有死 無論活的年紀大小 皆是脫不了 所以聖人看開這道理 不在肉身上求生 向注身上求生 不怕肉身死 只怕性身死 陳老子說 吾身既無 吾有何患 孔子說殺身成仁 孟子說捨生取義 又說死而不貳 這皆是攝生的妙法 關羽龍逢比干殉國而死 伯夷叔齊 蹈仁而死 佛忍受割利王節節支解 耶穌捨身救世 這皆是攝生的模範 肉身雖死 真性常存 肉身有質 有受死之地 所以有生就有死 性身無機無力 無可死之地 所以不生也不滅 人何必為養數十年的 肉身 至死了萬 古常存的真性呢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尊也是生的意思 爵是爵位 亭是亭亭然成 養的様子 畜是施以冰霜成熟萬物的意思

他問萬物皆是道生的 然道的生物不能見 這一動而為德 德付萬物 以性 生出萬類 又借陰陽之氣成了形 順其自然之勢長成了 因此萬物沒有不尊崇道貴重德的 道的尊崇 德的貴重 也沒有對他爵位的 他就常自然尊貴 所以道生了萬物 德養萬物 又長這萬物 撫育萬物 成立萬物 成熟萬物 容着萬物 養着萬物 還又生萬物 不以為有 實行培養萬物不仗恃勤勞 長養萬物不為物的主宰 這樣稱為極深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殛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是口 塞是堵

天下的一切 有個起頭的本源 爲天下的母親 人要尋着這本源 既然能得他母親 就能知道他的兒子 既然知道他的兒子 又要返回守他的母親 這樣能返本還源 就是沒了身也不危險 怎樣能守母親呢 塞住口 閉了門 不使精神外洩 一輩子不用勤勞 自然功成 要是開了口 求着成事 一輩子不能教 能以見着極微小的起頭 稱為明 守着極柔順的母親 稱為強 用這教出來的光 再飲回歸到本然的明上 不要流而忘返 留下一身的禍 這樣稱為習用真常的道

降虎伏且說赤子無私無慾元氣不洩所以能生生不息凡物生氣發洩於外雖能暢茂然盛極必衰衰老而獨松栢春天不甚旺所以
能歲寒不彫物尚且如是人何葉不然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字疏是

眞知道的，不說說的，並不知道。眞知道的是塞了他內出的口，閉了外人的門，拴去他的銳氣，解脫他的紛擾，混合他的光，同世上的塵俗，還稱爲極玄妙的同。怎麼稱爲玄同呢？人不可得而親近他，不可得而疏遠他，不可得而有利於他，不可得而加害於他，不可得而奪他，以爲天下的至貴。所

道德經曰語解說 卷下

一五

奉天國報館代印

猶太人與耶穌無異。不可舊說。冒說必落於跡象。不是明白道的。明白道
的。一經發明。墮簞虛內不起分別相。外與人混同。何用高談闊論。
又何用爭辯不休。當大同時代。人人皆是士君子。固然含人混同。就是
擾亂時代。人多不一其行。也是與人混同。但難與人同。却是和而不流。
與世俗人不一樣。世俗人相同的。就親密尊貴。或加以利益。不同的
就疏遠輕賤。或加以禍害。與人同而人不得親他利他貴他。是同而不同。
低不得親他利他貴他。又不得還他害他賤他。是不同而同。這樣是雖
玄妙卻同。離妄相與人同。精神上立的尊貴。人實及不待。孔門顏子。雖
夫子步步。夫子趨亦趨。尚且敬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噫之在前。忽
焉在後。就是這個道理。乃世俗不察。說墨子尚同。原於老子。不知墨
子的同。是執着了形路上。老子的同。是極玄妙的。老子與墨子大有不同呢。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道德經白話解說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的意思是更深

家必要管輦 人要尚技巧 奇異無用的物越多 以法律命令治人 越彰
 明盜賊越多 這皆是多事所致的 所以聖人說 我無為道民自然化
 我好靜道民自然正 我不多用事道民自然富 我無有私欲道民自然歸

機

孟子子請選一章書然後知道學不是迂腐無用的學說道流不是迂腐無
 用的人不過是以道治國以德化民不肯輕用他的道法是不忍惡人
 民機謀的心國家越法擾亂就是了要到了不得不用兵開平國權臣計
 的大事却能用奇計勝敵還禍亂但他所用的奇也不是奇謀亂計
 也不是性力異勇是出人意料不同別人的用兵像孔子不以暴虎馮河
 爲奇而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奇像諸葛武侯不以擒孟獲爲奇而

道德經白話解說

六

奉天關東軍司令部

以放孟獲爲奇 不以一放爲奇 而以七放爲奇 至於武侯彈琴於空城 以退司馬的兵 子房吹竽於山上 以散霸王之兵 皆是奇之小者 因爲有道的奇 不以打勝仗殺人盈城 殺人盈野爲奇 而以談笑退兵 包戰弼爭爲奇 用兵是爲著數風 風平了就不再用兵 仍然尊道貴德 清靜無爲 呢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醉是厚 倚是因 伏是藏 妖是妖
醒是薄 肆是放 肆是放 耀是耀

等國家行的政事 寬大渾樸 國民就自然醇厚 國家行的政事 刻刻察
察 國民就自然澹泊 到了極點就反回 這禍是福所因而有的 福是
禍所伏藏於內而生的 禍福循環無端 誰能知道他的究竟呢 不是沒有
正人酌量 看者是正 又成了奇怪 看者是善 又成了妖孽 人的迷於

邪正善惡 日子是本來很久了 所以聖人雖然方正 却不方的發了 雖然清廉 却不疾惡太嚴 雖然正直 却不直串的太放肆 雖然有光耀 却不

行政費乎提綱挈領 得其大要 不費乎刻刻察察 政令獨奇 要刻察 不但水清養不住魚 并且上有所好的 民必然更甚 我越成刻 萬變詐的風俗 且說世間的道理 是相隨環的 用明用到極點 就反到 昏暗了 譬如人目力好叫作明 要望極遠處看 燭盡了目力 便看者交 中有花 還不如目力不好的人 看者是青天白日呢 所以無論甚麼事 總是當當不盡的好 然當當不盡 不過盡的緩就是了 終是有盡的 不然 須出明暗禍福 邪正善惡 一切相隨環的以外 纔能真有善落 不然 日日迷到循環中相往來 認以為正的 反到成了怪異 認以為善的 何所適從呢 將

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惟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積重 德積重則 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 可以

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事天 事奉天 沒有赴上欲還虛靜的 惟獨欲還虛靜的 稱謂早已 意思 根是也

治人事天 治人之道 早已服習道的 稱為重重的積下德 重重的積下 德 就沒有不能勝任的事 沒有不能勝任的事 就不知他的極至 不知 他的極至 就可以有國 有了國的根本 就可以長治久安 這欲還虛靜 若用以修身 稱為深培其根 堅固其柢 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 就是二帝三王 慎重民事 敬天畏命的意思 試考諸經書 治人事天的事 皆極為詳備 可見事天也不是虛渺的 了 但聖人的事天 並不是像秦漢唐宋的君王 對神祈禱 詔濟迷信的 辦法 是步步私欲 精誠感格 感通天心 自然陰陽調和 時令順正 無有旱潦蝗災 無有放僻邪侈的人 因為人在氣中 就像魚在水內 水濁了魚就不安 氣雜了人就主亂 聖人以說事天 從氣化上入手 是正本清源的妙法 且說萬物皆為天所生 慎重人事 就是敬畏上天 治人事天 原是一事 能治人就能事天 能事天的自然能治人 古來真

能治天下的帝王 那個不是不愧屋漏的人呢 至於治人事天的道 像孔 門仲弓居敬行簡 便得其大要 可以南面稱孤而治 佛能長治久安 若 用這道修身立命 也能長生久視 因 為治國修身 是一樣的道理呢

治大國若烹小鮮 以道蒞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 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 故德交歸焉

鮮的食品 當烹調 鮮是新 治大國 就像烹調小鮮一樣 不得法就亂糟了 用道治天下 這鬼 就不顯神奇 不是鬼就沒有神了 是他的神不傷人 聖人治天下 也不 傷人 所以他就不來傷人 這兩不相傷 皆是聖人

從前有人請我吃飯 造了兩樣菜 一樣大鍋 一樣小鍋 大鍋造的 極好 小鮮生的生 過火的過火 風七八糟 毫不得味 主人大怒 招了庖人來責備他 庖人說 這小鮮極不好作 有大點的 有小點的 有該鹹的 有該淡的 有該用細火的 有該用烈火的 機會起來造 所

以這不好 要造好了 除非用大大的鼎 寬寬的水 純青的火 無為 的造法 仿照大羹不制 不用材料 造出來却有天然的味道 但世人多 歡喜吃厚味 所以我不敢這樣造 我聽了大笑著說 你不但造不好菜 還說大話嘲笑世人呢 到了現在我莊這一章書 見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話 纔知他說的是道話 他這學問 不在文會君的庖丁以下 井情到老子 也是大羹調家 可惜他隱於柱下 假使用他司烹調 必然造出最神妙 極能養人的味來 以飼天下 比傳說中的鹽梅還好 至陳釐子剖肉甚均 更提不到話下了 我想老子烹小鮮 必是用大制不割的法 烹調既不宰 割 治國必不傷人 既不傷人 和氣感召 必無天災人禍 國家可以長 治久安 這是甚麼緣故呢 小子試申說其原理 宇宙間人成萬物的 是 陰陽之氣 管陰氣的名叫鬼 管陽氣的名叫神 統理陰陽的天 渾起來說 就叫天 佛經上說的天 是學理的階級 不是統理陰陽的天 就其為陰 陽的主宰說 就叫上帝 或曰真主真宰 那佛經說的帝釋 就譬如某國 主的神說 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 小子前註大千圖說上所指的上帝 便是上帝為一切天地人物的主宰 就譬如人心為一身的主宰 人身就 是上帝上受傷 心裡也必然疼痛 所以要是無故傷人 上帝就必然疼痛 對於死傷的人 生一番哀憐的心 一有哀憐的心 陽氣就衰弱 對於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八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傷人的人一生一番痛惡的心 一有痛惡的心 陰氣就強勝 陰氣一勝 魔鬼當權 施放一切奇災禍 且當時生的人物 多乘此陰魔勝的惡 氣像蜂目豺聲 生而性惡的 就是受此氣最多的緣故 人既乘此氣而 生必大肆殺伐 天下就亂了 這一章說其鬼不神的一切話 就是這個 道理 有人說 你這話是否不必辯 你既說上帝與一切萬物如一身 是 傷人的就是上帝 受傷的也是上帝 上帝自己傷了自己 上帝還自己 猶自己嗎 就譬如自己的手傷了自己的足 這心還教足責罰手嗎 我說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道形式不知知精神 我說上帝責罰人 不是像迷 信家及巫覡一流的說法 以致陰陽不和 釀出一切災禍 自然現出貴 物的自取 人自相殺戮 以致陰陽不和 釀出一切災禍 自然現出貴 的形像來 且你說自己不能責罰自己 不知自己責罰自己 一毫都不能 容不過你不知 我曾親自試驗過 有一天我用右手使刀子割左手 用 力猛了 將左手割傷 心裡覺得很 且哀憐這左手 怨恨這右手 怨 目看了右手多時 到了明天 左手不疼了 右手反到腫起來了 哭鬧 也不舒暢 請了位醫生來診了診脈 醫生說 心脈弱 肝氣旺 這是有 哀又有所怒 以致陰陽不和 臟腑自相刻伐 心平和了自然就好 吃藥 不能治的 我聽了恍然大悟 纔知道臟腑的不舒暢 是心動的關係 有 手的腫疼 是心裡恨他 怒目看他的時候 動出一股惡氣來衝撞他 所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九一

九一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以他越睡起來了 我想到這裏 還醫生的話 心平和了許久 纔漸漸 的好了 我又想左手是我的手 右手也是我的手 左手已經傷了 豈是 願欲再教右手受疼 但我雖無心教他受疼 恨他的時候 心一動氣就發 出 我也不知 他就疼的不了 我想收也收不回來 我悟到我自己 責罰自己 凡人因七情受了病 皆是自己罰自己還不知道呢 我并悟到 上帝的罰人 也是這樣 我又想到文王澤及枯骨 成湯去網三面 不是 婦人之仁 是萬和陰陽的作用 所以聖人治天下 全在根本 不在表面 將來天下太平 非仁民愛物 溫養太和之氣不可 且說我一人心平氣 和 我的病就好了 天下人皆心 平氣和 天下人的病不都好了嗎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故大 國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而下大國 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 或 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九二

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而下大國 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 或 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九三

九三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國之當敵 其處待他更為酷烈 敗了的既受人的虐待 又必然發憤為雄 求若報復 於是戰殺相尋 沒有和平的那一天 所以必須以不爭為爭 以卑人為強 天下自處 總能息了這戰禍 試看水的下流 處於卑下 如人無爭 一切的水皆來朝會 豈不是謙虛了 就為衆所歸向嗎 今 世界戰殺已連年 何不利用這妙方呢 如果有道德有見識眼明手快 的國 先試試這妙法 大國三年 次國七年 小國十年 必大有功效 如果毫無効力 不但這道德經可以焚其版火 其書 就是小子也願甘受欺人誤國的罪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 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 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 故為天下貴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這清是萬物所歸宿安息的地方。善人修身治世的實具。不善人所仗賴。以保身的。不善人怎能借以保護呢？有一句話說的好。能以合着道了。就可以自保於人。一件事行的合着道了。就可以高起人。人有不善。要能改過自新。何致有爲人所棄的呢？所以用這道立天子。設三公。皆是有道的人。纔歸服。因此就是有兩手合起來拿的大璧先送來。隨後再送四匹馬來。也不如坐而進這個道。古時所以貴重這個道處。是甚麼緣故呢？不是所以求的就可以得。有罪就可以免。這所以爲天下至貴重的呢？

【四】這道是萬物所歸宿安息的地方。善人修身治世的實具。不善人所仗賴。以保身的。不善人怎能借以保護呢？有一句話說的好。能以合着道了。就可以自保於人。一件事行的合着道了。就可以高起人。人有不善。要能改過自新。何致有爲人所棄的呢？所以用這道立天子。設三公。皆是有道的人。纔歸服。因此就是有兩手合起來拿的大璧先送來。隨後再送四匹馬來。也不如坐而進這個道。古時所以貴重這個道處。是甚麼緣故呢？不是所以求的就可以得。有罪就可以免。這所以爲天下至貴重的呢？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一一

東天圖書公司印

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五】這是圖謀

【六】這是圖謀

【七】這是圖謀

【八】這是圖謀

【九】這是圖謀

子的。要說以德報怨。不是只說着好話嗎？況說或人拿以德報怨的話問孔。子。必是見世人想報怨。越報越烈。無有了解的日子。於是他就枉過。正。說出這話來。不但知道德報怨。尚有人我的相分別的心。既有人我的相分別心。不但不知道德報怨。也與人情不合。所以孔子不許。至於老子說的以德報怨。是到了神化的境界。與萬物渾爲一體。不知甚麼是德。甚麼是怨。甚麼是報。人見他恩恩怨怨。從外面上說他以德報怨。其實無所謂德。無所謂怨。也無所謂報。復呢？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一一

東天圖書公司印

【一】這是圖謀

【二】這是圖謀

【三】這是圖謀

【四】這是圖謀

【五】這是圖謀

【六】這是圖謀

富所以能作廣大事業不敢爲天下先就大器晚成所以能爲器的
長現今人捨了慈悲還尙強悍的勇捨了節儉還務廣大捨了居後
的道理還爭着爲先這樣必強有死這悲有真摯的毅力用
以戰就能勝用以守就堅固天要是教人能用慈悲觀衛人

說越好高務大喜新好奇爭着顯耀
爭着形式上好看越爭物力越艱

人道德至誠絕了 推其病源 因爭而戰 因戰而戰 至是以慈人爲前 慈心全無 無非是與老子說的三寶 慈儉不敢爲天下

子之誠 必然有勇 有司就可以大有所爲 節儉就能使物力有餘 可以

待以備成爲大器 擔當宇宙 今沒有根本 而徒求其末 如何不趨於

皆是上帝生的 慈愛民物 必莫有過於上帝的 且說這一章上也說 天

以慈爲實 聖加弗入也 救衆生 耶穌捨身爲衆生 贖罪 回祖說主是 同一慈悲的 惟有五大教主 像孔子 老安少懷 仁民愛物 老子尚道德

行慈行恕的 皆是大慈大悲 於是就本五大教主的宗旨 將各教的經典

選了幾句 合起來發揮了發揮 著成息戰一編 以爲挽救戰役昌明道德

的先導 又要將各教重要的經典 詳細解釋 以作道德進化的路程 現已註出孔教的四書及禮運 老子的道德經各白話解說 隨後就註佛教的

爲基督的新舊約發微 回敬的天經發微 仍皆用白話解說 末後再續修
金剛經白話解說 五基回附教的經典 我國的先正已經演成白話 就

神仙絳綰 曾合起五大群來 並將五大龜齡外道及其末流交還 也會合
起來 落衆起古今中外一切神聖仙佛的大慈悲力 再歸宿於上帝 求上

常的慈悲心 會發起一切慈悲力 足以消弭怨氣 必有降者退 開
 運 使世界和平 投戈講道 兵器鑄成農器 軍人改爲農人 永無戰爭
 刀鳴 火區和現 慈悲爲富 這是小千區區的功效 不但存悲心的人

的禍 永享承恩厚樂的福 這是小才區區所不能 不知不覺惟心的仁人

言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

不爭之德。是爲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敵是相敵抗
配是配合

1

用人的力。這古時到了極點的妙法。

凡有道的。皆不尚武勇。不好戰。就是不得不用的時候。也是神武不

武侯。謝太傅。王陽明。皆是用的這個法門。皆是明白天道的。不然

匹夫的小勇。焉能以安天下。一智的小慧。焉能以持久。飛揚浮躁的

焉能以勝人。說到道上。更這的很了。至於用人。必須謙恭下人。人機

爲我用。要是驕傲自滿。正人君子豈肯爲我用。凡爲我用的。必是獻諂

這求人豈不壞事呢。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

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的加

哀者勝矣。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仍是因 抗

是敵抗

用兵有句要緊的話。我不敢爲開兵端的主。爲應敵的客。不敢前進一

寸。却退回一尺。雖然用兵。不存好殺之心。像不行兵的。雖然挺身

而前。像無臂可攘的。雖然戰戰相因。像無有敵人的。雖然拿着兵器

像無有拿兵器的。天下的禍。沒有大起。輕敵好戰的。輕敵好戰。就喪失

了我國家的命脉。所以兩軍對壘的相交。不

輕開兵端。哀憐人死的。就打勝仗了。

世有解老子與陰符經爲兵法的。看這幾章。說然是兵法。不惟這幾章

是兵法。全經作兵法看。也未嘗不可。因爲老子的話。不落跡象。習

者見智。仁者見仁。就譬如儒的易經。及論語上學而一章。隨時隨地隨

人解釋皆可。豈但可以看成兵法呢。但解爲兵法。却大有來由。道學淵

源於黃帝。我國的文化及兵農製造亦淵源於黃帝。是道學爲一切學術的

先導。又爲治國平天下的大法。治國或除暴。或禦敵。不能不用兵。所

以道學又爲兵學所從出。但道家的兵學。却與後世兵家不同。道家是以

退爲進。以不戰爲戰。以不殺人爲勝。其大意重在不開兵端。致惹起

戰殺的慘禍。小子細看他的宗旨。也不偏是慈悲仁厚。是他洞悉天道人

情。凡好戰喜殺的。無論國勢如何強。兵力如何勇。末後必歸於敗。殺

一六六 東天閣東印書館印

人正是自殺。小人正是自滅。所以不敢不這樣。小子試就天道人情上解說。說解說。一就天道上論。天以好生爲德。天道是自然的道。生成萬物的德。好生的德就叫仁。有仁就能生。孔子曰。仁者壽。到了他生長的旺了。生機發洩於外。內裡的仁就失了。失了仁就是失了天賦的性。失了天賦的性就死。所以老子屢次的說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且說天好生是生萬物。不是只生一物。存好生之心的。天就輔助他。以殺人爲樂的。天必然痛惡他。衰弱的天必然救護他。從這看來。凡好戰爭喜強暴的人。皆是取死之道。一就人情上論。父沒有不愛他兒。願欲他生長的。子沒有不孝他父。哀痛他死亡的。要是輕關兵端。必欲殺人之子。殺人之父。殺人之子。其父愛子之切。極爲真摯。真摯其氣必勇。得不畏死。像微小的鳥獸。無故傷其雛。雖衆所畏懼的。還敢起而爲敵。況說是人嗎。像成湯爲誓殺了他的童子。滅了萬國。就是這個緣故。殺人之父。其子傷父之死。極爲哀痛。哀痛其氣必烈。憤不顧身。有爲父報仇。匹夫而敢刺萬衆之督的。況說國與國爲敵嗎。像夫差痛其父之死。打敗了越國。就是已往的憑據。嗚呼。殺一童子。敢招亡國的禍。殺一人之父。就至於爲亡國之奴隸。況說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殺多敵人的父兄子弟能不招亡國滅種的禍嗎所以老子說夫慈以戰則勝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從這兩條理由上論是老子的愛道德惡兵觀不是迂迂窩窩也不是婦人的仁是愛人的國正所以愛自己的民即是他不得已而用兵也必是伐暴救民慈悲之師不是惜兵力擴充勢力呢

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我的話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行 天下沒有能知道的 沒有能行到的
我說的話有個宗旨 我說的事情有個主宰 就因為沒有知道了我的宗旨

我的主宰的 所以不知道我呢 知道我的少 我的這就爲了貴 因
此聖人外面披着毛布祿人衣服 懷裡抱着玉璧 人不易知道呢

老子的大旨就是重道德 惡兵戰 清靜不爭 也是至平至常 容
易知容易行的 乃世人或鄙爲迂腐 或矜爲神奇 或小而用之 備以

爲修養的術。或歧而視之。竟認爲異端的學。皆爲看見外面的破衣。沒看見內裡抱的好玉。但世人知道老子。不知道老子。也無足輕重。却與世界大有關係。若果有知道他尚道懲惡兵戰的真宗旨。不是迂腐無用。是有真道理的。採取來試驗試驗。實爲全球萬國的幸福呢。

有病以沒

孔子誨子路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這是一章的意思，彷彿「知者不惑」而老子的話又更進一層，但老子還有一種意思，因為天下亂的時候，必是非混雜，邪說橫行，知道的說知道，不知道的說不知道，知道也說知道，甚至發爲言論，著成書籍，「自己不明白，還教人糊塗」。

病人所以反覆說明，教人自己反省，自己治自己的病。小引註道：章却很有感慨，因為我已經就是不明白的人。爲着天下人過用聰明，我越法糊塗。我已經就是柔弱的人。爲着天下人好戰殺，我越成了心病。竊知天下人必有合我同病相憐的。安得有箇善知識，開啓開啓我的愚迷。有箇大醫生，調理調理我的心病呢。

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養自己的生 就獨以不索 是聲色貨利 所以不滿而自發 能以日新又
新 因此聖人只求自知 不自己彰揚 只求自愛 不自己尊貴 所以主

求精美衛生 實屬可歎 又說人不用奸謀詭計 就無以生存 我以為爲樂
先生這話 切中現今弊病 實是教世的正論 及至於註這一章 實屬知
先生的話 與老子唱合 而老子說的尤爲真切 細看老子的大意 重在
生生之厚 一句上 因爲民之飢餓 由於上食稅之多 上食稅之多 由於
就該納的多 這也是應有的義務 但不說是上食稅之多 而說上食稅之
多 顯然是國家養一些冗員 大早上所謂食之者衆 制取了民脂民膏來
宮室妻妾飲食聲色 養他的生了 於是上行下效 人人皆厚養其生
就是下苦力的 也學著吸吸煙 喝大茶 穿綢緞的衣服 吃精美的飯食
不知物力有限 人嗜欲無窮 財源必然告竭 財源告竭 上以征取於
民 必不敷用 不敷用就多方立名目 以權法取於民 以權謀對民 民也
以權謀應之 於是變詐百出 就像架先生說的 不用奸謀詭計 便無以
自存 這樣與其守正道窮困而死 那如用詭謀可以得生 即便用詭謀
險而死 還賺了快活 好也是死 壞也是死 誰還怕死呢 要是君子不
怕死 甚麼危難都不避 小人不怕死 甚麼大亂都敢作一大亂作必互相
殺傷 是大家都講究養生 正所以殺生了 嗚呼痛哉 那如以德潤身 以
義養氣 纔是真善於養
生 真正尊貴其生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
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
下柔弱處上

其當拱

人的活著身體就柔弱 死了身體就堅強 草木的活著就柔脆 死了就
乾枯 所以堅強的是死之類 柔弱的是生之類 因此兵過強了 便有

氣枯 不能以得勝 木強了 就能拱把 人仗
了來作材料 強大的處於下 柔弱的處於上

天下處柔弱 不爭強勝的道理 先前已經屢次說過 這一章又細觀其中
的所以強勝了 還不處 於強勝 總能以長強勝呢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

道德經白話解說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
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
不欲見賢耶

張是仰起來 抑
是低伏下去

天的道就像仰起弓來的樣子 高的低伏下他來 在下的舉起他來有
餘的損去他 不足的補益他 天的道是去有餘以補不足 人的道就不
是這樣 損不足去有餘奉有餘的 誰能享有餘奉天下呢 惟獨是有道的
人 因此聖人作了事業 還不仗恃 成了功還不居功 他是不願欲表現
他的好處嗎 是損去自己
的有餘 補天下的不足呢

弓是半圓的形式 伏下放著 弓背朝上就高 弓弦朝下就低 再仰起
來放著 弓背就朝下低了 弓弦就朝上高了 這一仰一伏 是天道損
有餘補不足 高者使下 下者使高的作用 且一仰一伏 對起來就是圓
形 是天道的本體 圓了就能循環流通 不分上下 不然 要只用一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

奉天閣東印書館印

聖人的越法高 低的越法低 氣化便有窮盡了 這世界爭已壞了 所以
聖人功成身退 作了事業并不仗恃 固然是不自表揚自己的好處 也是
順天道的自然 損自己有餘 以補天下的不足 不然 像
世俗的人 損不足以奉有餘 必爲天道所損 不能持久的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
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攻是攻伐 堤是堤防
社是土神 稷是穀神

天下柔弱的 沒有柔弱過水的 然而女堅強 沒有能在他以先的
因爲他越下的性 沒有變更呢 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強的
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 沒有能行的 所以聖人說 受全國的垢辱是
謂社稷的主 受全國的不吉祥 是謂天下的王 這是正話 却像是
相反

忍辱下人 以柔弱自處 是人所厭惡的 不和惟至柔至弱的 能勝過
至剛至強的 試看這水就知道了 因為天下的物 剛的可以使折 強
的可以使弱 這水已經柔弱到極點了 沒有法再破壞他了呢 所以人可
以爲天下國家的主宰 必有包容 危難不避 必有担当 這樣人可
能爲天下國家謀幸福 必

和大怨必無餘怨 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 故
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左契是契的左半 分爲左右兩紙 左契爲存根 執左契的等着來
對証 不去求人的 徹是收稅的法子 計較多少而取於人的

執左契和了大仇怨 外面上雖然調和 內容必然仍有餘怨 這樣如何可以
算善呢 因此聖人拿左契 等着人來求合 却不求着與人合 所
以有德的 就像拿着善契 人自然來求合 無德的就像拿着收稅 去求
人人不樂意 且說人與我相和 其中有道 天與我能人歸 但天道無所
偏愛 常

偏愛 常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

李天開東亞書局印

道德經一章 是道王道 雖稱術 古今來凡稱諸侯的 必仗着兵力 先以
兵威示人 然後再講和 既仗着兵威 不能無有畏懼 衆人人所痛恨
是也 最大的仇怨 結下仇怨再講和 這和能算是好和嗎 且說用術
的 也並非和平主義 不過與人講和 便能親密 人不防範他 可以設
出種種妙法 吸取人的權利就是了 試看老子無德司徹這一句話 真是
將利國的詭謀 全形容出來了 但既是抱怨講和 和了以後 又吸取人
的權利 怎麼能和的成 必要分裂 是講和的時候 正是後日殺戮的起
點 所以列國五霸後 便成了戰國 人徒知七雄殘暴不仁 是五霸的罪
何以不道戰禍早胚胎於五霸合諸侯的時候呢 不然 孔門五尺童子
何以素稱五霸 豈是高談王道 鄙薄功利 實係是以理而推 用術必
能成兵禍 所以不忍的說 也不說說 不說後世還採取他的權術 要再
稱道他的功業 將見人人效尤 沒了正道 那還了得嗎 況說以維新欺
人 天道所不許的 怎麼說呢 天道是自然的道 竊者以兵力殺人 以
權謀奪人的利 是人自然要痛惡的 人所痛惡 天也要自然痛惡 天以
自然與人歸 像文王以仁厚待人 後來武王在孟津 沒有期會 就自己
來的八百多國 公推武王爲天
子 不強起用義師的萬萬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

使天下的小國 皆成了小國 減少他的民 教他有十樣百樣的器 並不
妄用 教這民知道珍重死 不往遠處遷徙 就是有船有車也無所乘載
就是有了軍衣兵器 也無所陳列 教這民再恢復上古結繩記事用法
甘食了人的飲食 善美了人的衣服 平安了人的居住 和樂了人的風俗

鄰國彼此相望見了
民至老死 彼此不相往來

老子計到這一章 不覺手舞足蹈的說 真神妙的很呵 真神妙的很呵
但世人不知 必以爲今世界交通 這一章的話 萬不適用 不知道一
章有兩層道理 一交通時代最通用 一不交通時代通用 即進化到千
百萬年無不通用 試爲解說 一感慨主義 世界越交通 變禍越烈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四

李天開東亞書局印

交通越廣 戰禍越烈 火車輪船越便利 運兵戰餉也越便利 且說交通
之後 或因傳教惹起禍來 或因通商惹起禍來 或因開闢殖民地惹起禍來
兵禍既起 慘不忍言 以老子的神聖 早已知道 所以發這一章的諷
諭 也不是教人因噎廢食 是故意說些不近人情的話 藉着無限感慨
以諷諷人 以爲個人 人要有感悟 戰禍就可以息 這主義用於交通時
代 可以救兵戰的慘禍 一進化主義 國大就勢力大 往往恃強凌人
民多就難以治 且民多必兵多 要分爲平等的國 國無大小 且民少事也
較而治 試少其民 不但因無併人的心 民無煩雜的情 且民少事也
少生人 是治天下正本清源的妙法 試看天下少安的時候 必是大亂之
後 人民稀少時候 平安了生就漸漸的多 衣食尚顧不上 還有力量教育
他嗎 衣食困難 又是小事 不得受普通教育 一生糊口塗塗 如在惡
暗地獄 實在可憐 且既不受教育 還知道仁義道德嗎 又加上謀生艱
難 必至作亂犯法 小之就盜賊蜂起 大之就殺戮相尋 這是天下大亂之
的病源 獨有減少生人 纔能保持世界永遠和平 但這道理 是天下大亂之
說以上而發 如有子嗣 妻死了即不再娶 女子二十五歲以上而嫁 雖

無子嗣 夫死了亦不再嫁 實行一夫一婦的制度 上自國主下及庶民皆不得納姬妾 且相敬如賓 不以情慾相溺愛 僅生有子嗣 免了不孝無後的大罪 夫婦均研究道家之參同契 佛家之楞嚴經 修養精神 以至成仙成佛 就立斷情慾 如是只生一子一女以傳種 生而既少 教養自然容易 且人的情慾既少 所生的幼孩 身體必然壯健 無有疾病 神必靈敏 無有愚鈍 於是越進化人程度越高 人有士君子之行 但到這時候 便沒有下流社會的人 也沒有作苦工苦役的人 所以一人必須有十樣百樣的機器 凡一切苦工苦役皆不用人 但這是這樣便利 人皆淡薄無欲 不再輕用 使物力有窮盡 這時候的人 皆講究高尚衛生 研究精神學問 事辦過就獨居養神 好靜而不好動 且說人皆有恒產 就沒有游民 所以雖有火車輪船 不過裝載貨物 運輸有無就是了 至於軍衣兵器 便不用着裝載運輸 藏在國庫就是了 這時學說雖然極完 像以示意 像古時之八卦 或不記諸文辭 就是個佈文明 也只用畫簡單的圖 像 一看就明白了 不用連篇累牘 作上些詞藻 虛浮無用 至於契約証據 皆用不着 人皆真誠無二 相信以心 何用這個呢 老子說恢復結繩 不過極言不尚虛文就是了 民飲食皆用穀菜（老子說甘其食 即是稼穡作甘的意思）不吃葷腥 因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又人人講精細衛生 像現在伍廷芳博士 以食肉為渾濁不吃的 民衣服皆用善美 只求益於生理 不要華麗 並安其所居 樂其習俗 不好高務遠 喜新好奇 雖鄰國相看見了 雞犬的音相 聽見了 還老死不相往來 但還不相往來 不是固居一隅 坐井觀天 是人進化的程度很高 能以盡心知性 萬物皆備於我身 浩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道心充滿於六合以外 神遊太虛 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 看一切天地世界如在掌中（小子前著的大千圖說 皆能於自性中看見）這時人間就是天上 無有天人的界限 所以不用相往來呢 但這樣進化是自然的 要不等時候強去行 必招大亂子 要按着次序 起手也得幾百年後 至進化到究竟 非千餘年不可 這箇主義 進化上多少年也行 老子這進化的理想 不高尚的很嗎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言不辯 辯言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 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博是

道德經白話解說

有知說的不精美 結美的話不信實 良善的話不用辯 辯別的話不良 凡事皆推諉給人 自己越法的多 天的道是利於萬物 而不害於萬物 聖人的道是宇宙內事爲世分 事但任一切 却不合人爭

孔子夫子說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佛說法也多用權數 可見古聖人說並不拘拘於信了 但聖人也不是欺人 是爲着化渡衆生 因材施教 說出真理來人信不過 人既不信 聖人所以不得不如此 但這樣的不信 是權變說法的意思 老子說的信言不美 又更進一步 因爲信是名 教最實實的 信屬土 厚德足以載物 且含有真仁義禮智在內 所以孔子的學說 大同時代 纔講信修睦 老子有非薄仁義禮智的地方 沒有非薄的地方 獨有這一意說信言不美 似與前不同 不知前注重信 是爲大同開基時代說法 這說信言不美 是爲大同進化到極端的時代說法 因爲那時人人皆講信修睦 就又要進化 並信也不用了 人講究這信 便有計較如何立信的心 不免着相 所以並信也去了 人只率性而行 任天而動 不知甚麼是信不信 該說的就說 該行的就行 不但自己沒有立信的心 也沒以信責人的心 大家惟有相忘而樂 這纔到了神化的境況 這一章十說的舊言不辯 知者不博 皆是這個意思 不然 要拿後天的道理來論 如何能通過呢 但進化到這程度 也不是容易的 必有大聖人於數千年前 出來提倡 以宇宙的事 爲性分內事 像伊尹的富有擔當力 體天道的利天下而不害天下 凡事爲人不爲己 像伊而不爭先 這樣纔能漸漸的辦到呢 小子竊以現今正是講信修睦的時代 又是邪說橫行 是非宜辨 古今中外學說難陳 融會貫通的時代 老子美言不信的幾句話 還要等着後日纔行 這爲人不爲己 讓人不爭先 擔當天下萬世的事 體天道利人而不害人的話 却是今日對症的妙藥 是刻不容緩的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六 聖天圖印書局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跋

民國八年秋江神童慕渠註道德經成王君冠羣爲校字畢適江右譚公少華介紹葉西亭先生爲之刊印及付梓譚公復以美國衛西琴博士發展國性教育之講演詞持贈謂神童曰衛博士汲汲以發揮我國國性保存自然道德爲職業教育之根本與大著先道學而後器學之宗旨不謀而合君試讀之以爲然否神童敬請一過喜曰誠爲先得我心矣於數年前曾獲讀衛博士孔教論已深欽感今又得聆其教言幸何如之細究其所發議論咸不外於中庸中庸首章言道末章言德其餘亦皆發揮大道至德之精奧即孔子之道德經也噫衛博士講孔子自然道德以餉我國江神童註老子舊有道德以公諸萬國殆彼蒼者天欲昌明大道開發至德於天下故東方有人出西方有人出其心同其理同其著述亦同也神童不覺手舞足蹈稽首頓首三誦神童九歲時所撰聯語而爲天下稱賀曰大道昌明全球受福至德開發萬國弭兵其謂是歟其謂是歟於此竊重有感焉我國之國性道德之國性也乃我國性我不能自保存之而待衛博士教我保存之則我之羞已甚矣倘無人早出提倡博士其謂我何博士之重孔子自然道德以發揮國性爲我國說法也神童之註老子舊有道德以消

道德經白話解說

跋

三七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跋

三八

奉天關東印書館印

弭兵禍爲萬國說法也衛博士之先道德而後職業就教育上之程序而論也神童之先道學而後器學就時勢上之利害而論之也二君者亦可謂相得益彰矣是則神童此註公諸萬國可藉以報美人之厚意似爲我國今日不可少之作果爾則當一唱百和羣起而發揚我舊有之自然道德以保存國性盡己之性并以盡人之性也以爲能已乎

中華民國九年夏正寅月元旦周文聘謹跋